



全真學案 (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譚處端學案

TANCHUDUANXUEAN

趙衛東 著

齊魯書社

全真學案 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譚處端學案

趙衛東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譚處端學案 / 趙衛東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4-8

I. 譚… II. 趙… III. ①譚處端 (1123 ~ 1185) — 人物評論 ②譚處端 (1123 ~ 1185) — 思想評論
IV. 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27304 號

譚處端學案

趙衛東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5.25

插 頁 3

字 數 1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4—8

定價: 18.00 圓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 強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總 序

金代中期，王嘉（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向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

• 2 • 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一領

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本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盡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評傳	1
一、出家	1
二、修道	12
三、傳教	20
四、著作	38
五、思想	44
年譜	65
著作輯錄	81
水雲集	81
長真譚先生示門人語錄	131
傳記資料	133
甘水仙源錄·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133
金蓮正宗記·長真譚真人	135
七真年譜·譚處端	137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	139

譚處端學案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譚處端	141
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長真真君	143
有像列仙全傳·譚處端	144
白雲仙表·長真真君	145
長春道教源流·長真子譚處端	145
牟平縣志·譚長真傳	147
研究著作與論文目錄索引	149
一、著作	149
二、論文	151

評 傳

一、出家

譚處端，原名玉，字伯玉，寧海（今山東省煙臺市牟平區）人。現存全真史料對於譚處端的家世所言極少，只有金源璣《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中提到：“其父即鏐鐻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己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纍行，備餘慶而生先生。”^①《爾雅·釋器》曰：“黃金謂之鑾，其美者謂之鏐。”又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鏐鐻之工”即是加工金銀的工匠。若這種說法可信，譚處端應該出身於一個手工業者家庭，而且家境殷實，可以稱得上是小康之家。他的父親忠厚老實，為人正直，樂善好施，家有餘慶。像譚處端這樣的家世，雖然比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的家世要强一些，但卻無法跟出身於寧海富紳的馬鈺、孫不二相比，更沒有特別值得稱道的地方，這或許就是各種史料很少談及的原因。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1頁。以下凡引《道藏》皆指此。

譚玉自幼不俗，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稱其“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①他幼年時期的神異表現主要有以下兩事：其一，六歲時，不慎墮入井中，人急下井去救，但見他端坐水上，安然無恙。其二，有一次他家中起火，有大木自房頂落下，墜於床前，譚玉正在床上熟睡，卻安然無恙，渾然不覺。這兩件事使鄉人驚異不已，稱其“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殞越也”^②。

譚玉少年時，智力超群，有神童之稱。《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其“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③。這說明譚玉自少年時，就能吟詩作對，頗有文名。但《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沒有記載《葡萄篇》的具體內容，而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中對此卻有所記載，其言：

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④

這裏引了譚玉《葡萄篇》中的兩句，即“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雖然，我們不能知道原詩到底如何，但僅從這兩句詩中，仍然可以看出譚玉詠物抒懷，胸有大志。當然，其與《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所記，也稍有出入，前者言其十五歲志於學，作此詩的時間應該是在十五歲之後，而後者卻言其“十歲學詩”，就有如此佳句，到底誰是誰非，一時尚難定論。《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未記其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所記與《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

① 《道藏》第19冊，第731頁。

②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道藏》第19冊，第731頁。

③ 《道藏》第19冊，第731頁。

④ 《道藏》第5冊，第422頁。

銘》相同，而民國《牟平縣志》所記卻又與《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相同。若依時間先後來看，《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早出，應該更為可信。但權衡此事，若譚玉真的是在十五歲志於學之後，纔有這樣的詩句，就不足為奇了。就實情而論，恐怕《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的說法更為可信一些。至於《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的說法，很可能是附會孔子而來。在《論語·為政》中，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稱譚玉“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很可能就出自於此。其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通過與孔子的比附來神化其說。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又言：“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①我們由此可以獲得以下三個方面的信息：一是“譚玉”這個名字，是弱冠之後纔有的，起初他叫什麼名字已不可考知；二是譚玉善書法，主攻草書與隸書。三是譚玉熟讀詩書。若結合其所作《葡萄篇》來看，年輕時候的譚玉，不僅所習皆為儒業，而且在人格形態上也與儒家更為接近。他富有抱負，胸懷大志，想藉儒業而獲取功名，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也稱其“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②。《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稱其“為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為鄉里所重”^③。以“孝義見稱”、“孝義傳家”，正可以體現出他的儒家風範。但與此同時，譚玉又不是一個完全恪守禮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書呆子，而是“長而倜儻，不事邊

① 《道藏》第19冊，第731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2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57頁。

幅”，這又與儒家禮法相矛盾，而與道家精神相一致。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譚玉身上，而且也出現在了全真七子其他人的身上，這絕非偶然，而是由全真七子成長的文化環境所決定的。牟鍾鑒先生言：

齊魯文化最早是發源於春秋時期魯國和齊國的地區性文化。魯文化以孔子和儒學為代表，重視道德理性，有強烈的入世精神。齊文化以管仲和管子學派為代表，禮與法結合，道與人並重，有綜合開放的傳統。這兩種文化本來就是綜合繼承三代文化而創發出來的，在齊魯大地成長之後，又在漢代及後世重新走向各地，成為全國性的主流文化。而山東地區仍然保留了這兩種文化深厚的傳統。全真道在山東的興起及其向全國的流布，乃是齊魯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的生機創發和對中國文化的新貢獻。^①

牟先生認為，全真道的興起與齊魯文化的影響有極大關係，而譚玉身上既具有儒家精神，又具有道家精神，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精神卻能在他身上有機地融合為一體，顯然是受到了齊魯文化的影響。因為齊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開放性與多元性的文化傳統，這種傳統對於譚玉後來接受全真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僅有齊魯文化的影響還是不夠的，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譚玉後來能夠順利接受全真道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原因，即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齊魯文化精神與王重陽的全真道理論具有極大的契合性。按照金源璫《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的說法，王重陽在立教之初就確立了“三教合一”的宗旨，以《般若心經》、《道德經》、《清靜經》與《孝經》來教授弟子^②，並在詩文集中，多次提出

① 牟鍾鑒、白奚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 2005 年版，第 38 ~ 39 頁。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 19 冊，第 724 ~ 725 頁。

“三教平等”、“三教一家”、“三教同源”等的說法，這充分說明全真道是一個具有極大開放性的宗教，是儒、釋、道三教多元組合與融通的結果。而這一點恰恰與齊魯文化極為契合。正因如此，譚玉成長的文化環境，實際上已經決定了他後來能夠接受王重陽以“三教合一”為宗旨的全真道理論。

當然，文化環境的影響只是譚玉接受全真道的深層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是譚玉接受全真道的真正機緣。《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

一朝因醉遇雪，卧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為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必篤矣。^①

有一天，譚玉在外面喝醉了酒，迴家途中又遇上風雪，因卧於雪中而感風痺之疾。風痺之疾即是指因受風寒而引起的風癱，這是一種非常頑固的疾病，輕者會引起肢體的疼痛或麻木，重者則導致身體癱瘓，喪失活動能力。這件事情表明，譚玉並不是一個謹守儒家禮法的人，否則，他就不會有醉卧雪中之事了。《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稱其“長而倜儻，不事邊幅”，可能指的就是他經常有類似的行為。他一方面以孝義見稱，而另一方面又不事邊幅，顯然，在譚玉身上，儒家與道家兩種人生態度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張力。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儒家的人生態度在譚玉的人生觀中佔了主流，他的理想是“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建功立業，成為一個人人敬仰的人。但此事的發生，卻使其遠大抱負成為泡影，改變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1～732頁。

了他的人生態度，使他由一位更多傾向於儒家的人物，轉變為了一個道家道教式的人物，這可以從他自己的感嘆與他暗誦《北斗經》這一行爲中看出。

《北斗經》全稱《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成書年代不詳^①，其中稱北斗星君“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②。“念此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衰洗蕩，福壽資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剋期安泰。”^③從譚玉試圖靠誦讀《北斗經》來消除降臨到他身上的疾厄來看，他的病應該是非常嚴重的。以常理推之，有了病首要的就是求醫，求醫不成，纔會想到問神。在得病之初，譚玉也曾多方求醫，《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言：“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疾，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效。”^④大定丁亥即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即是王重陽來到膠東傳道的這一年。《金蓮正宗記》此說並不可信，因爲《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⑤譚玉不可能是拜王重陽爲師之後，纔得的風痺之疾，若這樣，就不會有王重陽爲其治病之說了。因此，雖然譚玉何時感風痺之疾，

① 經中自稱爲“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爲天師張道陵所說，顯然不可信。《道藏提要》認爲“是經蓋唐末宋初道流扶乩降筆”（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頁）。朱越利認爲：“本經蓋不遲於唐。”（見《道藏分類解題》，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② 《道藏》第11冊，第347頁。

③ 《道藏》第11冊，第346頁。

④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⑤ 《道藏》第19冊，第732頁。

我們已經不可考知,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得此疾必在大定七年(1167)之前,而且極有可能得的是痼疾,正因多方求醫無效,他纔想到暗誦《北斗經》以求解厄。無容置疑,譚玉暗誦《北斗經》這件事,對於他後來拜師王重陽有極深的影響,通過這件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方面的信息:其一,譚玉在走投無路之時,不去求佛,卻暗誦道教的《北斗經》,這說明他在此之前就有向道之心,正因如此,他纔會對《北斗經》如此熟悉,纔會在走投無路時想到暗誦《北斗經》。其二,他夢中所見北斗星君降臨這件事對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無疑給了走投無路的譚玉一個暗示,即他要想治好自己的病,就只能求助於道門中人。因此,纔使他“自茲奉道之必篤矣”。這為他後來去拜見王重陽作了鋪墊。

金大定七年(1167)七月,王重陽來到山東寧海,在范懌之姪范明叔之南園巧遇馬鈺,三言兩語,就引起了馬鈺的注意。馬鈺知其絕非常人,於是便延請王重陽至家,在其家南園築全真庵供養王重陽。由於受到馬鈺的禮遇,同時也由於已經收取了丘處機^①,感發

① 對於全真七子拜師王重陽的次序,學界多有爭議。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是: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20 頁)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是:馬鈺、譚處端、丘處機、王處一、劉處玄、郝大通、孫不二。(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 頁)而郭武認為:“‘全真七子’之皈依王重陽門下的正確次序實際上應為:馬鈺、丘處機、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劉處玄。”(郭武《全真七子“入門”次序略考》,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 頁)筆者認為,王重陽正式收徒之後,皆賜以名號,這應為被王重陽正式收歸門下的標誌。據此,全真七子入門的次序應為:丘處機、譚處端、馬鈺、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劉處玄。(參見牟鍾鑒、白奚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 2005 年版,第 181 頁)

了郝大通，這時王重陽的事跡已經在寧海婦孺皆知。譚玉聽說了王重陽的神異表現，又聯想到北斗星君降臨給他的暗示，於是便來到全真庵向王重陽求醫。據《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記載，譚玉的求醫過程並不順利，其云：“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馬君宅中閑居，扶杖往謁，將求治療之法。先生扃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剝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爲仙緣所契，乃召之同衾而寢，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①譚玉來全真庵求醫時，王重陽正在坐環中，不願意被人打擾，所以本不想接納譚玉。但譚玉的求醫之心極爲執著，終夕敲門不止，最後門忽然自己打開，王重陽以爲是神意如此，於是纔接納了譚玉，並爲其療疾。對於療疾的過程，《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沒有作過多的介紹，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中卻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其云：

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②

王重陽於大定七年（1167）十月初一日開始坐環，譚玉於環中求醫於王重陽，當時正值深冬，天氣酷寒，但王重陽爲了度化馬鈺，

①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② 《道藏》第19冊，第732頁。

故示神異，不起爐竈。馬鈺見天氣寒冷，怕王重陽受不了，於是便常去問候，王重陽便贈之以詩云：“莫慮王風冷，王風自不寒。百朝飈地過，出路你咱看。”對於作這首詩的源起，王重陽也曾在詩前提及，他言：“化馬鈺未肯從，欲鎖庵門坐百日，示家風以化之。鈺問先生寒冷否，遂以此贈之。”^①這一方面可以說明，王重陽鎖庵百日的目的是爲了度化馬鈺，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知道，當時環中的寒冷之狀確實令人難以忍受。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中，居於四處透風的環中，只以海藻取暖，這對於已具極高道行的王重陽來說，並不算什麼，但對於譚玉來說，就不同了。王重陽見譚玉冷得無法忍受，便讓譚玉抱著他的一隻脚取暖，不一會兒，譚玉感覺全身發熱，汗流被體。天亮之後，王重陽又讓譚玉以自己的洗臉水洗漱，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譚玉的風痺之疾竟然痊癒了。譚玉在感恩戴德的同時，也對王重陽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便決心拜重陽爲師，隨侍左右。但王重陽並沒有立即收其爲弟子，直到有一天，譚玉的妻子見譚玉久不歸家，來庵中尋他，譚玉怒而休之。經過此事之後，王重陽知道譚玉出家信念堅決，於是便以四字秘訣授予譚玉，並正式收其爲弟子，爲其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據《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記載，當時王重陽還有詩贈給譚處端，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迴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②王重陽習慣於在收取弟子時，以詩相贈，按照他的這一習慣，他曾有詩贈給譚處端，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在現存王重陽的詩集中，並沒有找到這首詩，不知《金蓮正宗

① 《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25冊，第707頁。

② 《道藏》第3冊，第357頁。

記》引自何處。後來，譚玉曾有《神光燦》詞，談及其拜師王重陽的這一段經歷，詞中云：“譚哥昔日，瞻養家緣，積孽有若山丘。因遇仙師，東歷海島三州。勸誘頑愚向善，悟輪迴、捨愛迴頭。隨緣過，守清貧柔弱，雲水閑遊。”^①至於王重陽傳授給譚玉的四字秘訣，《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以及《牟平縣志》等，都未曾提及。《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譚真人》言：“師乃拜禱重陽，求道之日用，重陽遂授以四字秘訣。又贈以詞，有‘達真譚玉’之語，為改今名字。”^②《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中言：“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③按照以上記載，王重陽曾經贈給譚處端一首詞，詞中有“達真譚玉”一語，而《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④明確標示出王重陽所贈的這首詞為《步虛詞》，但查遍王重陽現存詩集，並無《步虛詞》。王重陽確實有一首詞中曾提到“達真譚玉”四個字，但它卻不是《步虛詞》，而是《蘇幕遮》，詞題名《又寄與譚哥、唐哥》，其云：

訓人人，休碌碌。□□搜尋，密妙長修福。慧慧明燈參性燭。謹謹營軀，食食牟平祿。拜風風，為叔叔。兩兩姪賢，莫戀余相逐。切切依從新格曲。了了唐琳，達達真譚玉。^⑤

①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3頁。

② 《道藏》第3冊，第374頁。

③ 《道藏》第5冊，第422頁。

④ 《道藏》第19冊，第732頁。

⑤ 《重陽全真集》卷四，《道藏》第25冊，第716頁。

這首詞顯然並不是王重陽收取譚處端時所作，而是收取譚處端之後所作。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提到了王重陽曾授譚處端四字秘訣，但它的内容到底是什麼，卻不可知。雖然，“達真譚玉”確實是四個字，但顯然其並非王重陽所傳授的四字秘訣，而且此四字的出現也不是在收取譚處端之時。《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言：“又贈以詞，有‘達真譚玉’之語，為改今名字。”^①這種說法似乎是先有了“達真譚玉”之語，纔改名為譚處端，這在時間上恰恰顛倒了，應該是先有了譚處端之名，纔有“達真譚玉”之語。

還有一個問題，各處史料的記載也有差異，即王重陽為譚處端治病，到底治了多長時間。《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②顯然，它認為，譚處端是用王重陽的洗臉水每天滌面，洗了一個多月纔“宿疾頓愈”。然而，其他的史料記載卻很不同，《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言：“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③《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言：“旦起，重陽以盥洗餘水令師盥面，於是宿疾頓除，鬚眉儼然。”^④《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言：“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⑤《牟平縣志》也言：“明日，以盥水滌其面，痺疾頓愈。”^⑥除《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外，幾乎所有的史料都認為，經過一夜的治療，第二天

① 《道藏》第3冊，第374頁。

② 《道藏》第19冊，第732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④ 《道藏》第3冊，第374頁。

⑤ 《道藏》第5冊，第422頁。

⑥ 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1936年煙臺裕東書局石印本。

譚處端用王重陽的洗臉水滌面之後，宿疾頓癒。孰是孰非，實難定論。但依時間而定，似乎《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的記載應該更為可信，其他材料所記，或許皆出於此。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差異，也許正是由金源璫本人所致。同樣為金源璫所作的《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言：

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①

在這裏，他並沒有提及譚處端宿疾治好的具體時間，只是籠統地說“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炁瀟灑”，他的這種疎忽確實很易於給人以假象，以為經過一宿的治療，第二天譚處端便痊癒了。但若以其所作的《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相對照，很明顯他並非這樣認為。

二、修道

金大定八年(1168)二月，王重陽經過多方教化，馬鈺終於下定決心跟隨王重陽出家修道，這時寧海青年王處一亦慕名而來，拜在王重陽門下。至此，王重陽在寧海已經先後收取了丘處機、譚處端、馬鈺和王處一四位弟子，為了讓他們全拋世事，割斷塵緣，一心修道，王重陽帶領他們離開寧海城，來到崑崙山開鑿煙霞洞修真。《牟平縣志》言：“崑崙山，在縣東南四十里，一名根餘。……山橫亘牟平、文登二縣界，南北約百里，東西約八九十里，為海上諸山之祖。”^②崑崙山又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24頁。

② 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1936年煙臺裕東書局石印本。

稱根餘山，自古就是神仙棲息之地，據說東華帝君王玄甫就曾在此山棲息，而麻姑也曾成道於崑崙山北峰姑餘山上。《牟平縣志》引《山東通志》云：“麻姑，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修道於牟平之姑餘山，今姑餘山一名崑崙，仙跡俱存。”^①煙霞洞位於崑崙之煙霞山上，煙霞山在崑崙山西北巖，風景秀麗，靜雅清幽，為修道棲真之勝地。來到煙霞洞之後，為了堅定弟子們的修道信心，為了更進一步擴大全真道在登、萊、寧海三州的影響，王重陽曾經多次顯示神通。《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言：“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歡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②《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亦言：“師領馬鈺等住崑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中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③《牟平縣志》亦云：

師初至，謂大姓于氏曰：“我先世嘗修煉此山煙霞洞中，想當時所用器物，應必有存者，與汝往觀焉。”于笑曰：“我世居此，未聞有洞。”乃相與求之，但於荊棘中見石壁而已；師指其處，令衆墾壤，不移時，洞門闢，石室空虛，果有鐵罐磁碗在焉，木杓雖朽，形質猶存，壁間復有“煙霞洞”三字。于驚疑，矢志願從。師曰：“汝亦有夙緣，但塵心未斷，在家積善可矣。”^④

以神通來感化人，這幾乎是世界上每一位宗教家都經常使用

① 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1936年煙臺裕東書局石印本。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24頁。

③ 《道藏》第5冊，第416頁。

④ 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1936年煙臺裕東書局石印本。

的手段。而對於想創立一種新教派的王重陽來說，要想令人信服，不略顯神異，巧使手段，是很難達到目的的。因此，在傳道過程中，王重陽經常顯露神通，這就是所謂的“以異跡驚人，畸行感人”^①。王重陽在煙霞洞修真期間的這些神異表現，不僅吸引了登、萊、寧海三州人的注意，而且也使譚處端修道的信心與決心更加堅定。

從大定八年(1168)二月末至同年八月，王重陽在煙霞洞共居住了大約半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把教化的重點放在了馬鈺與譚處端身上。因為早在王重陽東邁以前，就曾有《壽期》詩言：“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個先生決定來，一靈真性誠搜刷。”^②這說明，王重陽早已預知自己的壽命為五十八歲，而大定八年(1168)王重陽已經五十七歲，他深知自己時日不多，但道業未傳，常令他心急如焚。雖然丘、譚、馬、王、郝^③等五人當時都跟隨王重陽在崑崙山煙霞洞修真，但王重陽知道，以他所剩餘的時間及精力來看，平均教授各位弟子是不可能的，於是，他便把教授重點放在了馬鈺與譚處端身上。當然，馬鈺與譚處端相比，王重陽在馬鈺身上花費的精力更多一些。這一方面是因為王重陽把馬鈺視為自己傳道事業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馬鈺當時雖然跟隨王重陽來到了煙霞洞，但塵緣並未徹底斷絕，這令王重陽在教授過程中頗費了一番周折。^④實際上，在全真七子中，除孫不二為女眷外，

① 陳垣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見《明季滇黔佛教考》(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頁。

② 《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25冊，第701頁。

③ 金大定八年(1168)三月，寧海另一青年郝昇也來到煙霞洞投在王重陽門下，王重陽為其賜名“璘”，號“恬然子”。

④ 詳情請參見牟鍾鑒、白奚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

其餘六真，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四人出家之前，未經人事，只有馬鈺和譚處端已婚。衆所周知，按照全真道內丹理論，未經人事，先天未破，易於採藥，修煉內丹應該更有優勢。但是，未經人事也有壞處，即心性未經歷練，易於受外界影響，從這一方面講，又不利於內丹的修煉。就馬鈺與譚處端而論，王重陽在仙逝之前，雖然把教授的重點放在馬鈺身上，但在這一段時間中，譚處端的修道決心實際上比馬鈺更加堅定。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兩人出身不同。譚處端出身於手工業者家庭，生活雖不困窘，但也不富裕，對塵世間的一切，他並沒有多少留戀；而馬鈺出身於富紳之家，出家前，養尊處優，家財萬貫，嬌妻美妾，聰子賢孫圍繞，世間的拖累比譚處端要大的多。加之，出家前後，生活環境迥異，他難以驟然適應，所以纔會時有動搖，屢費波折。其二，譚處端出家是因為王重陽為其治好了痼疾，服膺於王重陽的神通，纔甘心情願跟隨王重陽修道。經過這樣一番出離於生死的過程，其修道之心必然堅定。而馬鈺出家之前，只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天命難違，當時並沒有出家的想法。後來遇到王重陽，被王重陽看中，經多方教化，方纔出家，這其中多少有點被迫的味道。修道過程中一遇到挫折，難免會心灰意冷，頓生退意。

大定八年(1168)八月，譚處端跟隨王重陽由崑崙山煙霞洞遷往文登姜氏庵，隨行者還有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①。從大定八年(1168)八月至大定九年(1169)四月，譚處端一直跟隨王重陽居住在文登姜氏庵。在這八個月時間裏，他主要所做的事情即是修道，

^① 馬鈺此時不在王重陽的身邊，因為他早在煙霞洞時就被王重陽趕下了山。詳情見《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176頁。

同時也跟丘、馬、王、郝等一起協助王重陽在姜氏庵成立文登“三教七寶會”。這件事無論是對於王重陽，還是對於全真道的未來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不僅是全真道所建立的第一個民間宗教組織，而且也代表著王重陽的傳教活動，由專門培養少數教門精英，轉化為培養教門精英與教化下層民衆共同進行。若聯繫整個內丹道的發展歷程來看，鍾呂的內丹道甚至內丹南宗，與全真道相比，有一點明顯不同，即前者只在少數精英分子中傳播，可以稱之為精英道教，而全真道不僅注重精英人物的培養，也非常注重全真道在下層民衆中的傳播，這使全真道真正成為一個道與教合一的宗教派別，而其第一個下層民衆組織，即是“三教七寶會”。“三教七寶會”的成立，雖然主要是王重陽在登、萊、寧海三州頻施教化的結果，但譚處端與馬鈺、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也起了重要作用。

大定九年(1169)四月，寧海周伯通捨宅為金蓮堂。於是，譚處端又與馬鈺、丘處機、郝大通^①跟隨王重陽由文登姜氏庵遷往寧海金蓮堂。五月，馬鈺之妻富春姑至金蓮堂禮王重陽出家，被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六月，郝大通辭別王重陽，由寧海金蓮堂來到鐵槎山與王處一一同修真。八月，譚處端、馬鈺、丘處機協助王重陽在寧海金蓮堂創建“三教金蓮會”。九月，譚處端、馬鈺、丘處機又隨王重陽由寧海金蓮堂遷往登州，在登州福山縣建立“三教三光會”，又於蓬萊建立“三教玉華會”。其後，譚處端又與馬鈺、丘處機跟隨王重陽西至萊州，萊州好道青年劉處玄經多方度化，投至王重陽門下為弟子。至此，王重陽

① 王處一於大定九年(1169)春辭別王重陽，隱居鐵槎山修真。

七大弟子丘、劉、譚、馬、郝、孫、王聚齊，號稱“全真七子”。但是，全真七子的地位並不一致，《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把丘、劉、譚、馬四大弟子稱之為“四哲”，而稱郝、孫、王為“四哲之亞”，其間的等次不言而喻。作為“四哲”之一的譚處端，在王重陽心目中居於較高的地位，其地位僅次於馬鈺。王重陽曾有《物外親眷》詩云：“一姪二子一山侗，連予五個一心雄。六明齊伴天邊月，七爽俱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妙，晴空上面躡虛空。東西南北皆圓轉，到此方知處處通。”^①詩中所言“一姪”即是指譚處端，“二子”是指劉處玄與丘處機，而“山侗”則是指馬鈺。王重陽又有詩云：“一弟一姪兩個兒，連予五逸做修持。結為物外真親眷，擺脫人間假合尸。周匝種成清淨境，遞相傳授紫靈枝。山頭迸出靈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②其中，王重陽把馬鈺稱之為“弟”，而把譚處端稱之為“姪”。因此，在王重陽看來，他與馬鈺、譚處端雖然有師徒的名分，但因年齡相差不是太大，其真實關係實處於師友之間，他們兩位對於王重陽本人及其所創造的全真道事業是舉足輕重的。十月，譚處端又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跟王重陽一起在萊州創立“三教平等會”。至此，王重陽在一年多的時間中，就在登、萊、寧海三州創立了五個全真道早期下層民衆組織，號稱“三州五會”，即文登“三教七寶會”、寧海“三教金蓮會”、福山“三教三光會”、登州“三教玉華會”和萊州“三教平等會”。“全真七子”聚齊與“三州五會”建立標誌著全真道作為一個新道教宗派的正

① 《金蓮正宗記》卷二，《道藏》第3冊，第349頁。

② 《金蓮正宗記》卷二，《道藏》第3冊，第349～350頁。

式成立，這在道教史上乃至在中國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然，這其中也有譚處端的一份功勞。

大定九年(1169)十月，譚處端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跟隨王重陽西行，同月抵達開封，寓於王氏旅邸。開封時稱南京，此地對於王重陽來說意義非常，據他自稱：“昔日披氈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吾今將赴其約。”^①其意思是說，王重陽將在南京“赴蓬瀛”，“赴蓬瀛”即仙逝，道教中又稱得道成仙。又考慮到王重陽曾自言其壽命為五十八歲，而至大定九年(1169)底，王重陽已經接近五十八歲。王重陽帶領丘、劉、譚、馬四大弟子西行，本意是想把全真道傳迴自己的老家陝西，完成他的宿願。但等他到了開封，忽然想到了披氈師的識語，纔意識到自己壽期將至。爲了能讓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四人早日得道，王重陽對他們極盡鍛煉之能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云：

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莫有敢食者。師遍問，皆曰“不敢”，馬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天蒸棗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鈺未悟，即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關，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鈺輩

極鍛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遽去。^①

經過王重陽的百般調教，馬鈺與譚處端道行大有提高，王重陽令馬鈺和譚處端立於室內，其喻意便是他們兩人已登堂入室，而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室外，則意味著兩人尚未登堂入室。大定十年（1170）正月四日，王重陽仙逝於開封王氏旅邸。他在仙逝前對馬鈺、譚處端和丘處機^②言：“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長生、長春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③王重陽的這一番話是他對於後事的交待，從中可以反映出丘、劉、譚、馬四人修道的程度。當時，馬鈺已經得道，而譚處端則只是知道，尚未最終得道，劉處玄、丘處機還尚未知道。

金大定十年（1170）正月，王重陽仙逝後，譚處端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把其暫葬於開封孟宗獻之花園，並開始準備把王重陽遷葬到終南山。按照王重陽的遺囑，譚處端等四人先來到長安尋訪王重陽早期弟子史處厚。史處厚原名史公密，陝西醴泉人，於大定二年（1162）至終南山活死人墓拜王重陽為師，王重陽為其訓名處厚，字洞陽子。王重陽東邁時，史處厚因要照顧年邁的母親而留在

① 《道藏》第5冊，第417頁。

② 按照段志堅編《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記載，王重陽臨終時劉處玄並不在其身邊，其言：“祖師臨歸正臘月中，四師乞到錢物，令多買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室甚小，令丹陽、長真立於內而不任其熱，令長生、長春立於外而不任其寒。內不敢出，外不敢入，如此者久，長生師父不堪其苦，乃遽去。”（《道藏》第33冊，第163頁）

③ 段志堅編《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道藏》第33冊，第162頁。

陝西。^① 譚處端等離開開封，經洛陽，入潼關，過華嶽，來到長安，並很快尋找到了史處厚。然後，與史處厚一起自長安奔赴終南山，去拜見王重陽的兩位師弟和玉蟾與李靈陽。和玉蟾，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人。李靈陽，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和玉蟾與李靈陽都是王重陽的道友，大定初，與王重陽在終南山劉蔣村結茅而居，但兩人在內丹修煉上卻多依賴於王重陽的指點。^② 譚處端等到達終南山後，與和玉蟾、李靈陽以及王重陽另外兩位弟子嚴處常與劉通微一起，最終商定把王重陽靈柩遷迴終南山安葬。爲了準備運迴王重陽靈柩的費用，大定十二年（1172），譚處端等四人又離開終南山來到長安化緣。等費用化够之後，他們迴到汴梁，把王重陽靈柩遷迴終南，與和、李二公及史處厚、嚴處常、劉通微等一起，把王重陽安葬於終南劉蔣村舊庵，並爲王重陽守喪三年。守喪期間，譚處端不斷勤修苦煉，道行日益提高。《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水介鳧鳥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③同時，還按照王重陽臨終的安排，承擔起輔導劉處玄的重任。

三、傳教

大定十四年（1174）秋，譚處端等爲王重陽守喪三年期滿，相聚

① 詳情參見李道謙編《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史處厚》，《道藏》第19冊，第518～519頁。

② 和玉蟾、李靈陽二人的事跡見李道謙編《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道藏》第19冊，第517～518頁。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2頁。

於陝西鄠縣秦渡鎮真武廟，四人各言其志，共同商討以後的弘道大業。俞應卯撰《鄠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云：“既而四師輦仙輓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徬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灋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①《鄠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雖然交待了四人後來的去向，但卻沒有提到他們各自的“所蘊之志”，而王利用撰《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對其有所記載，其云：“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真武廟。師曰‘闢貧’，譚曰‘闢是’，劉曰‘闢志’，丘曰‘闢閑’。”^②據此可知，馬鈺的志向是“闢貧”，劉處玄的志向是“闢志”，丘處機的志向是“闢閑”，而譚處端的志向則是“闢是”。對於“闢”字的喻意，蜂屋邦夫先生在其《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一書中曾指出，其與馬鈺《闢修行》詞中“闢”字意思一致^③，但他在書中並沒有進一步指明“闢”字真正的內涵。後來，蜂屋邦夫先生在爲盧國龍《馬丹陽學案》所撰寫的評議中，對“闢”字的內涵又進行了更爲具體的說明，其云：

我認爲，“闢”的詞義，應該理解爲去實現其所及對象的（實際）內涵。如丹陽的“闢貧”，是指完全丟棄富人意識去實現“貧”（窮的內涵）。長真的“闢是”，是指從宗教人士過於平凡的無力狀態中擺脫出來，並去追求能對事物作出肯定的力

①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79頁。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29頁。

③ [日]蜂屋邦夫著、欽偉剛譯《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頁。

量。長生的“闔志”，是指克服（欲從重陽所施的痛教中逃脫出來的）懦弱和保持堅強的意志。長春的“闔閑”，是指追求閑適、適度，克服（從感到自己比丹陽等人修道遲緩的意識中所產生出來的）焦慮。見於丹陽《闔修行》詞的“闔某某”，也應該是指去實現“某某”的狀態。^①

蜂屋邦夫先生仍然堅持其在《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一書中的觀點，認為“闔是”等中的“闔”字的內涵與馬鈺的《闔修行》中“闔”字的內涵相同，都是“實現”的意思，“闔某某”即是“實現某某”。從總體上講，蜂屋邦夫先生對“闔是”等意義的解讀方向是正確的，但他對於“闔”字內涵的認定卻存在問題。

正如蜂屋邦夫先生所認為的那樣，“闔是”等“闔”字的內涵確實與馬鈺《闔修行》詞中的“闔”字的內涵一致，但卻不是“實現”的意思。馬鈺《闔修行》詞云：“同流宜闔修行，闔把剛強摧挫。闔降心，忘酒色財氣人我。闔不還鄉，時時闔，悟清貧逍遙，放慵閑過。闔要成功果。闔沒纖塵，闔進長生真火。闔煉七返九，還燦爛丹顆。闔起慈悲常常似，闔無爭，闔早得攜雲朵。”^②從這首詞的意思可以看出，其中“闔”字後的“修行”、“降心”、“不還鄉”等等，都屬於被肯定的內容，但這並不能說明“闔”字就是“實現”的意思。衆所周知，在古代漢語中，“闔”字並沒有“實現”

① 2008年12月27日至30日，香港青松觀全真道研究中心與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深圳聯合召開了“全真學案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聘請國內外著名專家對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的“全真學案”進行了評議，以上這段話便出自蜂屋邦夫先生為盧國龍《馬丹陽學案》所寫的評議。

② 《洞玄金玉集》卷八，《道藏》第25冊，第600頁。

這一義項，而其最基本的義項是“鬪爭”、“競爭”、“比賽”等，而“鬪是”等“鬪”字的內涵也應該是這個意思。同樣，我們亦可以從馬鈺的詩詞中找到證據，其題名為《贈武功薛先生》的《滿庭芳》詞云：“同流相聚，遞相覺察。須當外搜內刷。鬪做修行，有若爭頭競角。見賢思齊休妬，把神珠、時時擦抹。如開悟，便宜乎先覺，覺乎後覺。更且聽予重勸，論修行全在，無爲絕學。莫使塵緣間隔，本來素樸。淨清能分真假，自然明、道非遙邈。功夫到，達幽微神仙掌握。”^①在這首詞中，馬鈺明確提到道流之間要相互競賽，比一比誰修行最好，馬鈺《鬪修行》中的“鬪”字也應該是“競賽”的意思。況且，若以“競賽”作為“鬪”字的內涵，《鬪修行》一詞的意義相當順暢。同樣，以此來理解“鬪貧”、“鬪是”、“鬪志”、“鬪閑”，它們的意義亦較為明晰。“鬪貧”即是要與人比一比看誰能真正明白貧富的真諦，超越於貧富之上，消除貧富之別，做到安貧樂道；“鬪是”即是要與人比一比看誰能真正明曉是非，超越於是非之上，消除是非人我之別，做到無是無非；“鬪志”即是要與人比一比看誰能真正明白志之所在，做到志道不渝，應緣全真；“鬪閑”即是要與人比一比看誰能真正明白閑適的意義，做到無爲而無不爲，閑而不閑，寂而不寂，照心常在。其中，“貧”、“是”、“志”、“閑”不僅是“鬪”的對象，而且還是四子追求的目標。正因如此，元代全真道士史志經所編《玄風慶會圖》把“鬪”字改爲了“志”字，其云：“逮甲午歲秋，四師於秦渡鎮真武廟中，月夜各言其志，馬曰志貧，譚曰志是，劉曰志志，惟宗師志閑。志貧則外披縷褐，內懷珠玉；志是則委蛇遊世，公正不邪；志閑則

① 《丹陽神光燦》，《道藏》第25冊，第629頁。

無爲應緣，照而常寂；志志則守道不渝，應物全真。其志既異，居亦不同。丹陽處於環堵，長真樂於雲水，長生隱於市鄺，長春棲於巖谷。故知爲道者，有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①雖然，“闔”字並沒有“志”的義項，但《玄風慶會圖》對“闔貧”、“闔是”、“闔志”、“闔閑”意義的理解並沒有錯。

譚處端立志於“闔是”，即要與自己的是非之心相闔，消除心中的是非之別，從而達到無是無非的渾然境界。譚處端曾有詩云：“衆賢邀我賞芳菲，雨霽晴明獨過扉。倚檻牡丹爭秀麗，繞庭蛺蝶闔高飛。風吹柳眼無情意，雨洗花心絕是非。萬物盡成春一氣，無私普布吐醅醅。”^②“無情意”與“絕是非”就是譚處端追求的人生境界。而要真正做到無是無非，並非易事，只有首先消除了內心中人我之別，方可以做到。所以，譚處端又有詞云：“自得真空妙玄，因作無人我觀。”^③又言：“欲做俗中修煉，先滅人我分辯。柔弱守清貧，堅志始終無變。真善，真善，損己利他方便。”^④實際上，人的一切計較與分別無非源自於人我之別，若真能消除人我之別，達無人無我之境，就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個時候，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物我不分，亦即是無我無物。譚處端以“闔是”作爲自己的志向，這與丘處機的“闔閑”有很大的不同。“闔閑”之“閑”字，即是寂寞之意，丘處機以此爲志向，即是要與人的喜鬧尚華之心闔爭。一般人大多喜歡熱鬧與浮華，而很難忍受無盡的寂寞，這是人之常情。丘處機以“闔閑”爲志，這注定他接下來必然以隱修爲主。

① 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齊魯書社 2005 年版，第 497 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 25 冊，第 845 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 25 冊，第 855 頁。

④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 25 冊，第 856 頁。

而譚處端以“闔是”爲志，則不能避世隱修，因爲只有塵世間纔有是是非非，也只有進入是是非非之中，方可磨煉自己的無是無非之心。若避世隱修，哪裏會有是非可言？更不用說與是非相闔了。因此，離開陝西鄠縣秦渡鎮真武廟之後，譚處端來到了繁華的大都市洛陽。

大定十四年(1174)，與馬鈺、丘處機等人分手之後，譚處端東行人關至洛陽。洛陽朝元宮據說是朗然子之故居，譚處端見而喜之，於是便居於朝元宮。《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

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拾磔而庵焉。^①

朗然子即劉希岳，《道藏》今存《太玄朗然子進道詩》三十首，署“劉希岳秀峰述”。前有《太玄朗然子進道詩序》，自述其生平事跡及著述緣由，其云：

余乃生居漳水，業本豪家。幼習儒風，曾叨鄉貢。嗟浮世速如激箭，傷時光急若瀑流，未免退跡玄門，棲心冠褐。外丹達恍惚杳冥之旨，內氣明泝流胎息之源。功勤未及於旬年，人驚不老，壽算已踰於五紀。自覺如斯有此靈通，故難緘默，謹吟三十首，號曰《朗然子詩》。呈同道，望迴心，聖意非遙，人自疑惑。時宋端拱戊子歲季冬，住洛京通玄觀內，偶興述之。朗然子書。^②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2頁。

② 《道藏》第4冊，第918頁。

端拱戊子歲即端拱元年(988),可見《太玄朗然子進道詩》作於北宋初年,朗然子劉希岳於此時曾住於洛陽通玄觀。《太玄朗然子進道詩》後還附有朗然子小傳,其云:“朗然子者,昔唐通玄觀主也。事跡靈異,修煉非凡,隱世百載,至宋端拱年於桃花坊白日昇天矣。敕賜改名集真觀,有神仙悟道詩三十首行於世。”^①通過以上兩段引文的記載,再結合《太玄朗然子進道詩》中的內容,可以見出朗然子生平之大概。劉希岳,字秀峰,號朗然子,唐宋之際漳州人。早年傾心於儒業,曾通過鄉試,但後來兩試不第,其曾有詩云:“螢窗十載望求名,兩上春闈事不成。有志無緣干寸祿,到頭有分學長生。”^②到了六十多歲時,出家修道,其有詩云:“少年苦節近文儒,荏苒光陰六十餘。得遇至人教學道,便將性命託虛無。”^③出家後住於洛陽通玄觀修煉,內外丹皆有所成,於是著進道詩三十首以呈同道。北宋端拱年間,劉希岳仙逝於洛陽通玄觀,嗣後通玄觀敕賜改名為集真觀,而譚處端在洛陽所住的朝元宮即北宋時期的集真觀。譚處端有《題洛陽朝元宮》詩云:“宮門寂寂鎖祥煙,古跡靈蹤尚儼然。雲罩連枝烹藥鼎,霞生靈井溉丹泉。白魂煉就華胥國,月魄收將不夜天。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④其後,譚處端便以朝元宮為據點,往來傳道於伊洛一帶,直到他大定二十五年(1185)仙逝於此。在十年的時間中,譚處端主要居住在朝元宮,但為了傳道,他也不時在伊洛各地穿梭行化。《長真譚真人仙跡碑銘》言:“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

① 《道藏》第4冊,第920頁。

② 《道藏》第4冊,第920頁。

③ 《道藏》第4冊,第919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5頁。

間，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宮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①《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言：“後遊河朔獲嘉縣，居府君廟之新庵。”^②又曰：“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純陽洞。”^③以上說明，在伊洛傳道期間，譚處端曾經在洛陽朱氏庵、獲嘉縣府君廟、華陰純陽洞等道觀居住過，但他最喜歡居住的道場還是洛陽朝元宮，所以在他仙逝之前又迴到了洛陽朝元宮，並最後仙逝於此。

王重陽仙逝之時，譚處端只是知道，還尚未最終得道。在為王重陽守喪的三年中，譚處端苦心修煉，道業大進，修行圓滿。《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尹志平言：“四師真成道亦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④譚處端於大定七年(1167)拜師王重陽，修道五年，即是大定十三年(1173)。這說明早在守喪期間，譚處端已經得道。因此，他來到洛陽之後，主要任務發生了變化，由修道轉變為傳道。當然，除了傳道外，譚處端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即遵從王重陽臨終的囑託管領劉處玄。前面述及，王重陽臨終時，把教導丘處機的重任託付給了馬鈺，而讓譚處端管領劉處玄。為王重陽守喪期滿以後，劉處玄便跟從譚處端來到洛陽，“遯跡於洛京”^⑤。但是，在傳道的同時，譚處端並沒有放棄繼續修煉，尤其是在初到洛陽之時，他基本上是一邊修道，一邊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2頁。

②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④ 段志堅編《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道藏》第33冊，第158頁。

⑤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道藏》第19冊，第733頁。

傳道。在修道過程中，譚處端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他試圖以此來磨煉自己的心性，使自己早日放下一切，得道成仙。正如《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所言：“厥後，遯跡於伊洛之間，調神煉氣，雖託宿紅衢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爲之折腰。”^①他又曾有《自詠》詩云：“從初割愛做修持，守一清貧志不移。竹笠羊皮常作伴，破氈腋袋每相隨。肥羊細酒全無愛，淡飯殘羹且療飢。木碗乞錢新置得，衲衣猶是出家時。”^②

在苦修的同時，譚處端也屢示神異，對此《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言：

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於後。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③

在譚處端往來行化的過程中，其最有名的也是最膾炙人口的事跡，便是“陽神出殼”、“忍折齒之憤”、“施夢中之藥”與“書龜蛇以辟火”等幾件事。

（一）陽神出殼

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中記載：

後寓跡於河朔獲鹿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逼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

①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2頁。

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卧内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

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跡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②

大定十四年(1174)，譚處端暫時離開洛陽朝元宮，行化於河朔之間，寓於新鄉府君廟新庵。一日，出庵而去，對廟官說要去衛州。到了晚上，廟官見庵中仍舊燈火通明，便往視之，見譚處端正在庵中面火獨坐，廟官驚疑不已，明明見譚處端出庵往衛州方向而去，今何以尚在庵中？於是廟官便進庵拜見，譚處端只是微微向他示意，一句話也沒說就又離開了。廟官久等不來，諸處尋之也不得見，於是便私下遣人往衛州查看，託言向譚處端求藥，見譚處端正卧於衛州北關旅邸中，尚未起身，問旅邸主人，言譚處端一直未曾離開過旅邸。往衛州查看的人迴到新鄉府君廟新庵，庵中譚處端所燃之火尚未全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認為，這是譚處端陽神出殼，故示神異。

(二) 忍折齒之憤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記載：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2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2～423頁。

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導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於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①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中記載：

十五年，師遊磁州二祖鎮。遇一醉徒，問師：“爾從何來？”未及應，遽以拳擊師口，齒折血流，而容色愈和，吐齒握手中，歌舞而去。市人見者皆怒，使訟於官，師但云：“彼醉耳。”^②

大定十五年（1175），譚處端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到一位醉漢，問他從哪裏來，譚處端還沒來得及迴答，醉漢便一拳當面打來，譚處端被打掉了兩顆牙齒，血流滿面，周圍的人都很氣憤，勸譚處端把醉漢交官，但譚處端卻泰然處之，毫無怨言，把牙齒吐在手裏，歌舞而去。《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皆言，當時馬丹陽正在關中，聽說此事，曾有詩稱讚譚處端“一拳消盡平生業”，但現存馬鈺詩集中未見此詩。對於此事各史料的記載也略有差異，《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以為毆打譚處端者為一禪師，其言：“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為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③

（三）施夢中之藥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記載：

①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②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57頁。

十六年，上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一道者與之紅藥服之，覺而疾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即夢中賜藥之師也。”欲謝之，師不顧。^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記載：

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②

大定十六年(1176)，譚處端行化至洛州白家灘，有一位農夫患病，長時間治療無效，忽一日夢見一個身材魁梧的道士，給了他一些紅色的藥，讓他服下，他服藥後，立即痊癒。第二天，遇見譚處端，非常喫驚地發現，原來夢中賜藥的道士就是譚處端。

(四)書龜蛇以辟火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記載：

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爲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數百家，但蓄二字者皆免。^③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記載：

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

①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57頁。

人謂之耳。^①

大定十七年(1177),譚處端行化路過高唐縣,有茶肆吳六信道甚篤,奉道亦勤,譚處端在茶肆爲其留字一幅,上書“龜蛇”二字,吳六把字幅掛在茶肆中。後來,鄰居發生火災,殃及多家,惟吳六之茶肆得以幸免。

除以上所列之外,譚處端還有很多神異的表現,對此《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有羅列,其言:“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置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鷄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②

在大著神異的同時,譚處端爲了弘揚全真道,還廣泛與社會各界人士接觸。從《水雲集》可以看出他在傳道過程中,曾經與很多人有詩詞的唱和。例如:“贈新中郭四翁”、“贈雲陽程仙”、“贈鄭仙”、“贈韓家郎君在家修行”、“贈門人安然子”、“贈楊姑”、“題孔先生堦中”、“贈濟州王三校尉”、“繼胡子金先生韻”、“寄姚先生”、“贈張殿試”、“贈長安趙先生母”、“贈薛八郎”、“贈穆先生”、“贈趙先生”、“贈張九郎”、“寄長安馮師兄”、“贈福昌縣趙殿試”、“贈王三校尉宅三姑姑”、“贈修武賈信實”、“贈張李二公道友”、“贈閔鄉縣酒賈”、“贈京兆府安王解元”、“贈獲嘉王法師”、“贈王公雲庵”、

①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3頁。

“贈郭公”、“贈李道人”、“贈興平趙六士”、“寄京兆徐公”、“贈濬州王四郎”、“辭賈公”等。從這些詩詞的標題中不難看出，在譚處端弘道期間，跟他交往的人是非常廣泛的，其中有儒生、官員、道士、僧人、百姓等等。譚處端贈詩詞給他們，主要目的就是勸化他們棄家修道。比如，《贈張殿試》詩云：“百歲光陰如閃爍，殷勤爭似修仙約。假饒一舉狀元歸，正悟黃糧夢裏錯。”^①又如，《如夢令·贈濬州道友王四郎》詞云：“傳語濬州道友，休戀隨情花柳。最好逐譚風，保護形軀不朽。不朽，不朽，共飲長生仙酒。”^②再如，《贈京兆府安王解元》詞云：“太原公疾苦，聽予告切。聖賢待把伊提挈。好休歇。算人生七十，古來云少，看看到也，做個放下決烈。割攀拽。趣閑閑，歸瑩素，安恬養拙。認靈源、煉磨明徹。從前孽。向三千功裏，徐徐消滅。青山綠水，五人共賞風月。”^③以上三首詩詞，皆是譚處端爲了勸說他人放棄對塵世間功名利祿的追求，及早徹悟人生無常、功名利祿似塵如土的道理，跟隨他出家修道而作。

從大定十四年(1174)至大定二十五年(1185)十餘年間，譚處端主要往來行化於伊洛一帶，雖然他大顯神異，在社會各界人士之間傳播全真道，但所收門徒卻寥寥無幾。據金源璠《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記載，其弟子只有王道明、董尚志等。王道明曾作《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序》，其後落款爲“至元甲申歲二月初吉知常盛德大師提點終南甘河鎮遇仙宮事王道明序”，至元甲申即公元1284年，而此時距譚處端仙逝已一百零一年，顯然，此王道明非譚處端弟子。至於董尚志則其他史料無載。元好問《長春庵銘》言：“淮安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②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8頁。

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歸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春庵。”^①若以此觀之，王志明應爲譚處端弟子，但其後卻又言王志明“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仙翁積年”。紫虛于大師即于道顯，若按此說，則王志明應爲于道顯的弟子。按照同樣是元好問所撰的《紫虛大師于公墓碑》的記載，于道顯爲劉處玄弟子，其云：“始吾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納之餘，食之不少厭。”^②那麼，王志明則爲劉處玄的徒孫。因此，王志明不可能是譚處端的弟子，元好問所言“其徒王志明者”，乃是泛說，只是意指王志明爲全真道士之意。此外，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跟隨丘處機西行覲見的十八弟子中也有一個王志明，不知此王志明是否爲彼王志明。或許譚處端在洛陽一帶曾收過門徒，因爲《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曾言其“自後門衆大集，尚駸駸然乞食不已”^③，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即使譚處端有門徒，但也大多業績平平，未有出類拔萃者，否則沒有史籍無載的道理。至於譚處端在伊洛一帶的傳道效果不明顯的原因，應該爲當時統治者的宗教政策所導致。在對待漢文化的態度上，雖然當時的皇帝金世宗比較開明，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女真貴族，因此，他一直不能從根本上接受漢文化，這從他對佛道兩教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大定十九年（1179），金世宗曾言：“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

①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83 頁。

②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3 頁。

③ 《道藏》第 3 冊，第 357 頁。

報之。”^①顯然，金世宗不僅不信佛教與道教，而且還深知佛道之弊。因此，他執政之後，不斷發布限制佛道發展的政令。據《金史》記載，大定十四年（1174），“上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②大定十八年（1178），“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③。大定二十年（1180）底，金世宗下旨，令各地方官把無名額的寺觀盡行除去。^④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譚處端的傳道活動當然會受到影響，其成效不大也是意料之中。

但說譚處端在伊洛一帶的傳道活動成效不大，並非要抹殺其傳道的功績。實際上，譚處端在伊洛一帶十年的傳道活動，在當地已經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至少使伊洛一帶士庶對全真道有了一定的瞭解，為後來丘處機的門徒在洛陽一帶的弘教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當時在此傳道的並非譚處端一人，還有劉處玄與孫不二。劉處玄自大定十四年（1174）隨譚處端至洛陽，直至大定二十一年（1181）東歸山東萊州，他在洛陽修道與傳道的時間有七年之久。大定十五年（1175），孫不二離開山東寧海金蓮堂，致祭祖庭後，也來到洛陽風仙姑洞修真，直至大定二十二年（1182）在此仙逝。因此，“全真道在其產生的最初階段——金大定中即已傳至洛陽。全真道‘七真人’中的三人——譚處端、劉處玄、孫不二即曾在

① 《金史》第一冊，中華書局 1975 年版，第 173 頁。

② 《金史》第一冊，中華書局 1975 年版，第 161 頁。

③ 《金史》第一冊，中華書局 1975 年版，第 170 頁。

④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28 頁。

韓城‘長真庵’、洛陽城東北‘雲溪觀’等處傳道。”^①雖然，譚處端、劉處玄與孫不二三人都曾在洛陽修道與傳教，但全真道在洛陽的發展主要還是應當歸功於譚處端。這一方面由於譚處端得道較早，而劉處玄與孫不二則得道較晚，兩人在洛陽期間主要是以修道為主，雖然也做了一些傳道與弘道的工作，但與譚處端比起來還是差一些。

自大定二十年(1180)起，譚處端就已經預知了自己的歸期，他曾經多次向弟子們暗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中言：“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②按照十二屬相，“巳”屬“蛇”，譚處端書“龜蛇”二字，即喻意他將“歸蛇”，即“乙巳”年為其歸期。陳教友對此有所解釋，其言：“乙巳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③大定二十一年(1181)，譚處端居住在華陰純陽洞。一日，其頭上忽然生了一個瘡，他便對弟子說：“其將死乎？”弟子無言以對。於是譚處端又言：“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以詩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④以上兩首詩蘊涵了

① 溫玉成撰《全真道在洛陽》，《中國道教》1988年第4期。

②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③ 《長春道教源流》卷一，《藏外道書》第31冊，巴蜀書社1994年版，第17頁。

④ 《道藏》第5冊，第423頁。

兩個方面的喻意：其一，譚處端道業已成，悟透了生死之理。其二，暗示他將於修道十六年後仙逝。“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其中“六年”是指自拜師王重陽到守喪期滿，即自大定七年（1167）冬至大定十四年（1174）秋，約略可以等於六年；而“十年”則指其在洛陽修道與傳道的十年，即自大定十四年（1174）秋至大定二十五年（1185）春，約略可以等於十年。所以，譚處端寫這兩首詩時，已經預知了自己的歸期。大定二十三年（1183），時任全真掌教的馬鈺仙逝，劉處玄與王處一共同安葬好馬鈺後，在守喪百日的同時，劉處玄派弟子張順真等持書至河南洛陽請譚處端繼任全真掌教。但譚處端並未立即答應，而是對張順真等言：“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①譚處端同時有《神光燦·寄長生劉師兄》詞寄贈劉處玄，詞云：

處端稽首，上覆劉仙，一別倏忽三年。每遇臨風對月，思渴高賢。忽爾遽承教字，方就審、法候安然。弟且喜，無勞齒錄，存念綿綿。自愧塵緣未斷，在磁洛兩郡，且恁隨緣。不果來期，希恕老拙無愆。首春即當拜覲，履高秋、頤素不宣。處端望，師兄通妙几前。^②

從以上這首詞中可以看出，譚處端當時確實已經預感到自己歸期將近，他言：“首春即當拜覲，履高秋、頤素不宣。”這就是說明年春天即是他的歸期。因此，便把全真教事託付給了劉處玄。

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初一日，譚處端在洛陽朝元宮，自書頌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

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劉處玄》，《道藏》第5冊，第424頁。

②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①書畢而逝。元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號^②；元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又加封爲“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③。有《水雲集》傳於世。《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有讚曰：

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掛百衲以甘貧。煉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煙霞爲蓬閭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胸心鐵石腸，正豪強裏便迴光。洛陽春暖神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④

四、著作

按照《甘水仙源錄》、《金蓮正宗記》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全真道文獻的記載，譚處端的著作只有《水雲集》，未見有其他著作著錄。《甘水仙源錄》卷二金源璫撰《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譚處端)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⑤秦志安編《金蓮正

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②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元世祖皇帝褒封制詞》，《道藏》第3冊，第366頁。

③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武宗皇帝加封制詞》，《道藏》第3冊，第367頁。

④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⑤ 《道藏》第19冊，第732頁。

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泝流之道，大行於世。”^①劉天素、謝西蟾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有《水雲前後集》行於世。”^②除此之外，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卷上收有《長真譚先生示門人語錄》^③一則，但此語錄亦見於《水雲集》卷上，兩者內容大同小異，很可能是《真仙直指語錄》直接抄自《水雲集》。

就現存全真文獻的記載來看，《水雲集》的最早編輯應該在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至二十三年(1183)之間。金寧海州學正范懌於大定二十七年(1187)所作《水雲集序》記載：“長真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即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真庵主王琉輝等鏤板印行，廣傳四方。值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④雖然王琉輝的生平事跡已不可考知，但按照范懌所言“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在大定二十六年(1186)以前，《水雲集》已經刻印，而譚處端於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仙逝，極有可能《水雲集》刻印於其生前。對此我們還可以舉出另外一個證據，按照劉天素、謝西蟾撰《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記載，譚處端在大定二十五年(1185)臨終之時，曾經書《行香子》詞一首，其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現長真真妙

①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②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③ 《道藏》第32冊，第435頁。

④ 《道藏》第25冊，第845頁。

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①這首詞應該是譚處端在世間最後的作品，而其不見於《水雲集》。因此，我們斷定，《水雲集》的編輯刻印應該在譚處端仙逝之前。又《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②若以上記載可信，那麼，這兩首詩譚處端作於大定二十一年（1181），而這兩首詩均見於《水雲集》卷上。又，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收有譚處端《白骨詩》一首，詩云：“我今傷感嘆枯骸，艷女嬌兒戀不休。留意勤勤貪賄賂，無心損損做持修。生前造下無邊罪，死後交誰替孽囚。精血盡隨情慾去，空遺骸骨卧荒丘。”^③此詩由全真弟子皇甫道淵於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刻於洛陽雲溪庵，而此詩亦未收入《水雲集》。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譚處端的《水雲集》最早刻印應該在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至二十三年（1185）之間。

按照范懔《水雲集序》的記載，第一次刻印的書板，於大定二十六年（1186）被大水漂沒而散亡。爲了不讓譚處端《水雲集》失傳，大定二十七年（1187）初，劉處玄再次刻印《水雲集》，並請時任寧海州學正的范懔作序。范懔《水雲集序》云：“值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運慈悲心，開方便路，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余爲序，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可

①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③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頁。

謂仁人之用心也。”^①范懔之子在《水雲集後序》中亦云：“值丙午間，濬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真堂。”^②這是《水雲集》的第二次刻印。

范懔之子《水雲集後序》又云：“今又值曩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鈐高友並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真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斯文泯絕，今復鑲板印行於山陽城西庵，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③這應該是《水雲集》的第三次刻印。至於這次刻印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知，但按照范懔之子作序這件事來考證，其應該在金末。

《水雲集》第四次刻印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另一《水雲集後序》云：

僕一日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壁集》間，忽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愕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攜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竊欽慕之。柰屢經兵火，將諸全真玄奧之書板集，俱已焚燬殆盡。惟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鑲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聞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為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手耶？’屢辭不獲，聊為散語，以塞雅命云爾。 景己丑年重陽日。^④

① 《道藏》第25冊，第845頁。

② 《道藏》第25冊，第864～865頁。

③ 《道藏》第25冊，第865頁。

④ 《道藏》第25冊，第865頁。

“己丑年”應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因為序中提到張志全,而張志全曾經出現於杜仁傑撰《崇真觀碑》,其云:“至元八年辛未八月望日,知觀侯志珪、黃志忠立石,提點觀門事洞霄子李志玄、道士貴志清、郭志聰,嗣崇真觀宗主通真子李志成、前道正端靜子張志全。”^①該碑立於元至元八年(1271),這說明張志全生存於元至元年間,而該《後序》亦極有可能作於此時,而元世祖至元前後,只有至元二十六年(1289)為己丑年。因此,我們斷定,《水雲集》第四次刻印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前後。

就目前筆者所見,《水雲集》現存版本主要有四個,即《正統道藏》本、《道藏輯要》本、明刻本、清鈔本。《正統道藏》本在《正統道藏》太平部,《道藏輯要》本在《重刊道藏輯要》胃集,而明刻本與清鈔本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明刻本《水雲集》三卷,而清鈔本《水雲集》二卷。以上版本基本差別不大,只是在個別文字上略有不同。

《水雲集》收譚處端各類詩詞共 242 首,除此之外,卷上末尾還附有《示門人語錄》一則。前有金寧海州學正范懣於大定二十七年(1187)所作序一篇,後附有范懣之子與無名氏所作後序兩篇。《水雲集》主體部分分上、中、下三卷,其中 242 首詩詞按類排列,類別依次是:卷上“七言律詩”36 首、“藏頭拆字”詩 3 首、“七言絕句”詩 19 首、“五言律”詩 2 首、“五言絕句”9 首、“頌”13 首、“歌”5 首、“示門人語錄”一則,卷中收詞“酹江月”7 首、“神光燦”11 首、“滿庭芳”6 首、“水龍吟”4 首、“如夢令”

^①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 首、“西江月”8 首、“行香子”2 首、“雲霧斂”3 首、“臨江仙”3 首、“連理枝”2 首、“採桑子”1 首、“驀山溪”2 首、“青玉案”1 首、“阮郎歸”2 首、“卜算子”3 首，卷下收詞“沁園春”5 首、“望海潮”2 首、“恣逍遙”1 首、“南柯子”2 首、“黃鶯兒令”1 首、“菩薩蠻”1 首、“瑞鷓鴣”11 首、“望蓬萊”5 首、“滿路花”3 首、“搗練子”5 首、“漢宮春”3 首、“長思仙”9 首、“憶玉孫”7 首、“減字木蘭花”6 首、“武陵春”1 首、“南鄉子”1 首、“永遇樂”1 首、“踏莎行”13 首、“浣溪沙”1 首、“滿庭芳”1 首。按照詩的內容和標題所透露出的信息，這 242 首詩的寫作時間應該在王重陽仙逝之後至譚處端仙逝前兩年，即大約寫於大定十年（1170）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之間。從內容上講，《水雲集》所收 242 首詩詞主要有敘事、述懷、唱和、宣教、丹道、明理等內容。明代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云：“《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詩、頌、詞章僅數百篇，並《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①《道藏提要》則這樣概括《水雲集》的內容：

詩歌按體裁類輯，多贈人、述懷之作，間亦詠物、記遊。皆宣揚全真教旨，謂百年短促，苦海波險，勸人脫名羈利鎖，斷恩愛牽纏，出家修道。其所述修真之要，在於念念清淨，認得靈源，明心見性。謂衆生矇昧真源，於一切境上起貪瞋癡等無明心，意念生滅不停，故不得解脫。修道人割情棄愛，摧強挫銳，降伏滅除不善心，……頗似禪宗之說。^②

① 《道藏》第 36 冊，第 831 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15 頁。

五、思想

在全真七子中，譚處端對全真道思想的創造與發揮並不突出，既比不上馬鈺，也比不上丘處機。譚處端的思想基本上沒有突破王重陽、馬鈺所建構的早期全真道思想的理論框架，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思想沒有價值。就早期全真道思想的發展而言，譚處端處於由王重陽、馬鈺至丘處機的中間環節，起到承前啓後的重要作用，通過對其思想的梳理可以清晰看出早期全真道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尤其是與全真七子中其他六子相比，譚處端更多地受到了佛教禪宗的影響，這是頗值得引起注意的現象。下面將從三教觀、性命論與功行說三個方面對譚處端的思想加以討論，以期對其思想有一個合理的歷史定位。

1. 三教由來總一家

雖然自佛教傳入後，儒釋道三教之間的互動就已開始，隋唐時期更是把這種互動由不自覺發展為自覺，但直到王重陽創立全真道，“三教合一”說纔真正形成，並成為明代提倡三教合一的濫觴。因此，錢穆先生言：“重陽生前初不自標其教為道家，在登州有三教玉華會，在萊州有三教平等會，又有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等，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不獨居一教，故常勸人讀《道德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三教歸一之說，明儒頗唱之，實已導源於此矣。”^①

王重陽創立全真道時，本著“不主一相，不居一教”的原則，把“三教合一”確立為全真道的立教宗旨。劉祖謙言：“今觀終南山重

^① 錢穆《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人生》31卷，3期。

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思寡慾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①王重陽對三教合一的重視和提倡，既可以從其傳教行為中看出，又可以從其著作中找到有力證據。在傳教過程中，王重陽不僅“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②，而且還把他所創立的五個全真道下層組織皆冠以“三教”之名，稱為“三教七寶會”、“三教玉華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平等會”。金源璫在《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中稱：“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③因為全真道主張三教合一，金元之際許多文人都與金源璫、劉祖謙一樣，認為全真道“不居一教”，辛願撰《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云：“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樸，澹無營為，則又類夫修混沌者。”^④有關三教關係的言論，在王重陽的著作中俯拾皆是。比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⑤，“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⑥，“釋道從

① 劉祖謙撰《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頁。

② 金源璫撰《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道藏》第19冊，第723頁。

③ 《道藏》第19冊，第724頁。

④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頁。

⑤ 《重陽全真集》卷一，《道藏》第25冊，第693頁。

⑥ 《重陽全真集》卷一，《道藏》第25冊，第696頁。

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①，“滿坐談開三教語，一杯傳透四時春”^②，“悟理莫忘三教語，全真修取四時春”^③，“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④，“太上爲祖，釋迦爲宗，夫子爲科牌”^⑤，等等。馬鈺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思想，仍然把三教合一視爲全真道的理論宗旨，他不僅稱“三教門人，盡是予師父”^⑥，而且還把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真正落實到了具體行爲中，《丹陽真人語錄》中云：“師在東牟道上行，僧道往來者，識與不識，必先致拜。從者疑而問之曰：‘彼此俱昧平生，何用拜之？’師曰：‘道以柔弱謙下爲本，況三教同門異戶耳。’”^⑦

譚處端繼承王重陽、馬鈺的三教觀，亦把“三教合一”作爲處理三教關係的基本宗旨。但因其現存著作不多，我們不能找到像王重陽、馬鈺那麼多的材料來證明這一點，而只能從其現存著作《水雲集》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在《水雲集》中，譚處端有一首題名爲《三教》的七言絕句，直接表明他讚成“三教合一”的態度，詩云：“三教由來總一家，道禪清靜不相差。仲尼百行通幽理，悟者人人跨彩霞。”^⑧由以上詩句來看，在三教關係上，譚處端主要強調的是“三教一家”。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首《踏莎行》詞亦談到道釋關係，

① 《重陽全真集》卷一，《道藏》第25冊，第691頁。

② 《重陽全真集》卷一，《道藏》第25冊，第697頁。

③ 《重陽全真集》卷十，《道藏》第25冊，第741頁。

④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802頁。

⑤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803頁。

⑥ 《漸悟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473頁。

⑦ 王頤中集《丹陽真人語錄》，《道藏》第23冊，第701頁。

⑧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詞云：“步步無生，緣親禪道。明來暗合通莊老。風仙十載去朝元，處端雲路將應早。悟正身中，無窮真寶。因緣漏果何須造。閑閑活計我家風，逍遙坦蕩吾門好。”^①譚處端在這首詞中談的主要是佛道關係，他認為佛教禪宗與全真道在思想上有暗合和相通之處，可以相互參證。

除以上兩點直接證據外，譚處端的三教觀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間接證明：

(1) 譚處端與儒生有頻繁來往與接觸，且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在《水雲集》中，譚處端有一些與儒生相互唱和的詩詞，比如《贈張殿試》、《贈福昌縣趙殿試》、《贈京兆府安王解元》、《贈郭公》等，通過這些詩詞，既可以看出其與儒生之間來往的頻繁，又可以看出他們之間關係的融洽。《贈張殿試》詩云：“百歲光陰如閃爍，殷勤爭似修仙約。假饒一舉狀元歸，正悟黃糧夢裏錯。”^②《贈福昌縣趙殿試》詞中云：“儒業尊高，文章顯貴，算來世路榮奢。苦心勞志，求望步雲霞。假使登科攀桂，黃糧夢、空悟咨嗟。無常到，相如老杜，著甚理逃趨。”^③《贈郭公》詞云：“休心損事養根源，寂淡清虛守自然。積德仁風師孔孟，僻潛高潔傲顏原。定觀明月三秋夜，妙趣玄風九夏天。詩酒琴書誰可並，野夫常許似龍眠。”^④前兩首主要是勸道詩詞，譚處端通過詩詞勸說儒生張殿試、趙殿試等，放下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看破世事無常、人生苦短的道理，趕快隨他出家修道。最後一首詩是對儒生郭公的讚揚，譚處端在詩中對孔子、孟

①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3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5頁。

④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0—861頁。

子、顏回、原憲等儒家人物有極高的評價，並視“積德仁風師孔孟，僻潛高潔傲顏原”為修道成仙的前提。這說明譚處端不僅對儒家没有任何的偏見，而且還把“積德仁風”、“僻潛高潔”的儒家宗風納入到了全真道的修煉系統。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王重陽創立全真道之初，就把《孝經》作為全真道的重要經典，金源璣《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①在《重陽全真集》中，王重陽還多次強調孝道的重要性，稱“宗祖靈祠祭饗，頻行孝、以序思量”^②，“長行孝順酬斯價”^③。他還把遵奉孝道作為修道成仙的重要前提，他言：“掌法遵條常謹守，饒人蘊德尤先。孝心自許合神天。”^④又言：“救度一切衆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此是修行之法。”^⑤譚處端在出家之前本為儒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非常重視孝道。《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稱其“孝義傳家”^⑥。《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稱其“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⑦。而拜師王重陽之後，在王重陽重視孝道思想的影響下，其對孝道的提倡與重視比出家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水雲集》中，他有許多詩詞談到孝道，其《贈韓家郎君在家修行》詩云：“崇真起善立玄堂，謹奉朝昏兩炷香。內侍孀親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常行矜憫提貧

① 《道藏》第19冊，第725頁。

② 《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25冊，第713頁。

③ 《重陽全真集》卷七，《道藏》第25冊，第729頁。

④ 《重陽全真集》卷十一，《道藏》第25冊，第757頁。

⑤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798頁。

⑥ 《道藏》第3冊，第357頁。

⑦ 《道藏》第5冊，第422頁。

困，每施慈悲挈下殃。他日聰明如省悟，也應歸去到仙鄉。”^①又有一首七言絕句云：“爲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②在以上兩首詩中，他顯然把行施孝道視爲積功累德的重要方式，而積功累德則是得道成仙的前提。他還有一首題名爲《贈濬州王四郎》的詞也涉及到了孝的問題，詞云：“賢兄來到，說公深淺。我聞聽、忽生嘆羨。一母三枝背長情，安忍心變。悔前非、改行方便。聰明省會，速來見面。與仁兄、和顏歡宴。稍有違情定風子，決成宛轉。水雲去、更無廝見。”^③這裏提到的王四郎極有可能是譚處端的弟子，因爲在《水雲集》中譚處端有題名爲《寄濬州道友王四郎》的《如夢令》詞云：“傳語濬州道友，休戀隨情花柳。最好逐譚風，保護形軀不朽。不朽，不朽，共飲長生仙酒。”^④又《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言：“嘗與濬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⑤譚處端稱王四郎爲“道友”，而且還曾與其“同合寸金丸”，可以看出，王四郎是譚處端的弟子無疑。就這首詞的內容來看，王四郎爲了出家修道可能與家人有些誤會，其兄找到譚處端希望他能幫助化解這些誤會，譚處端便以此詞來勸告王四郎，希望他能“速來見面，與仁兄、和顏歡宴”，否則，就不再跟他見面。在譚處端看來，雖然修道需要出家，但出家並不意味著就不用盡孝道。若出家與盡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6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③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4頁。

④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⑤ 《道藏》第5冊，第423頁。

孝出現了矛盾，他的立場便是“忠孝仁慈勝出家”。

(2)譚處端與僧人亦有交遊，且深受佛教禪宗思想影響。在《水雲集》中，現有兩首詩涉及譚處端與僧人的來往，即《遊靈山寺》與《贈獲嘉王法師》，其中《遊靈山寺》詩云：“閑閑雲水訪禪林，密密琅玕映碧岑。玉柱峰高塵不染，靈山寺隱境難尋。媾交白雪勻鋪玉，間隔黃花亂點金。清徹古潭秋靜夜，桂華獨現本來心。”^①顯然，這首詩是譚處端至靈山寺參訪時所作，通過景物的描寫來表達了他內丹修煉中的感悟。題名為《贈獲嘉王法師》的《採桑子》詞云：“譚風偏喜王三父，夙世良緣。休更推延。妻惡兒嫌出世鄜。修行外用無爲作，囚馬擒猿。不返家園。定做逍遙物外仙。”^②王法師是一位僧人，通過這首詞可以證明，譚處端與他有過交往，兩人之間曾經有過詩詞的往來。除此之外，在《水雲集》中，還有一些詩直接運用了佛教的術語，這充分表明譚處端對佛教經典非常熟悉。比如，《瑞鷓鴣》詞云：“修行休覓虎龍兒，只要靈明識本機。昏則彌陀成外盜，悟來煩惱是菩提。常搜己過心明顯，惟見他非性轉迷。打破般般休歇去，虛堂深處伴牟尼。”^③《望蓬萊》詞云：“行大道，認取坎和離。一點來時顛倒處，兩般消息與搜披。玄妙不難知。休外覓，識取自菩提。有相身中成鍛煉，無爲路上證牟尼。指日跨雲霓。”^④“牟尼”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簡稱，從譚處端言“虛堂深處伴牟尼”、“無爲路上證牟尼”來看，他顯然是把“伴牟尼”、“證牟尼”作爲了修煉的最高境界。又如另一首《瑞鷓鴣》詞云：“修行休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5頁。

②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8頁。

③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0頁。

④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1頁。

覓虎龍兒，火滅煙消財色離。內煉氣神成九轉，外除情慾卻三尸。居常休話他長短，處淨宜搜自己非。長使靈根無罣礙，自然證果佛菩提。”^①他又有《頌》云：“毛吞大海誰人解，芥納須彌幾個知。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②“菩提”本為樹名，因釋迦牟尼曾在菩提樹下悟道，故後來就以菩提來比喻佛教覺悟的最高境界。由以上言“自然證果佛菩提”和“功圓行滿見菩提”來看，這裏所說的“見菩提”與“證牟尼”並無二致，都是用來表達修道的最高境界。譚處端還有一首著名的《無相》歌，更是廣泛地運用了佛教術語，其云：

採得玄珠非貨貝，靈山一道香煙快。熏成無漏步無生，五道霞光攢慧蓋。這靈靈，處處在，妙用虛空無內外。無有皆空空亦空，法相果因俱染愛。種種離，超三界，覺即如來頓明解。尋文理義謾區區，說聖談賢還捏怪。不修完，無毀壞，境滅心忘觀自在。恒沙瑩徹則塵埃，出入無疑為妙最。獅子兒，祇園內，怒吼狐狸安敢對。明月堂前玉藥芳，氛氲結就金蓮會。黜惺惺，祛聰解，本來自有何須買。山頭浩浩湧靈泉，洗出虛空無證背。遇重陽，明教誨，也無進兮也無退。自從入妙認貧閑，便知滅了前來罪。絕討論，去知解，藏伏光輝如暗昧。任他烏兔兩忙忙，且這隨緣寄皮袋。^③

“無相”、“靈山”、“無漏”、“法相”、“如來”、“恒沙”、“祇園”等，皆是佛教常用語，這裏卻被譚處端用來闡釋內丹修煉過程。此外，譚處端還在詩詞中提到“波羅”、“般若”、“無明”等佛教用語，

①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0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0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比如,《勸衆修持》詩云:“採得波羅藥,製成般若茶。湯澆清淨水,啜罷見黃芽。”^①《示門人》詩云:“摧強挫銳做修行,滅我降心斷世情。默默琢磨除俊辨,昏昏鍛煉去猩獐。無明起處真靈暗,柔弱生時道眼明。每與無明經鬪戰,一迴忍是一迴贏。”^②《暢道》詩云:“雲水逍遙物外仙,閑閑靜靜本來天。存心滅我開金鎖,損意忘情折玉蓮。彼岸岸頭搜密妙,靈山山裏得良緣。丹成九轉清風送,解纜飄飄般若船。”^③通過以上詩詞可以看出,譚處端對於佛教没有任何的偏見,他經常混用佛道修煉術語。在他看來,佛道二教不僅最終境界上相通,而且修煉方式可以相互藉鑒。因此,他在《贈薛八郎》詩中云:“雪山六載,面壁九年。道非容易,成佛成仙。”^④當然,佛教對譚處端的影響並不僅僅體現在術語上,而且還深入到其心性思想上,下面還要專門討論這個問題,這裏不再贅述。

2. 性圓丹結去朝元

“全真”既是王重陽所創道派的名稱,又是全真道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對於“全真”之意,早期全真道重要經典《晉真人語錄》云:“夫全真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備,五行都聚,四象安和,爲之全真也。”^⑤後來,全真道士李道純把這番話進一步歸納爲:“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⑥在全真道看來,所謂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0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⑤ 《道藏》第23冊,第699頁。

⑥ 李道純撰《中和集》卷三,《道藏》第4冊,第501頁。

“全真”，即是精、氣、神的完滿與合一，達到全真是成仙的前提，即“全真而仙”。然而，在《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中，馬鈺與王重陽有下面一段對話：“丹陽又問：‘何名見性命？’祖師答曰：‘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氣，名曰性命也。’”^①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王重陽認為，元神即性，元氣即命，此處所謂“元氣”，又是兼“元精”而言，這樣一來，全精、全氣、全神即“性命雙全”，而要達至“性命雙全”則需“性命雙修”。

性命雙修的理念早在唐代重玄學家那裏就已形成^②，後來被鍾離權、呂洞賓所繼承，並作爲了修煉內丹道的理論圭臬。呂洞賓就曾明確提出過“性命雙修”的口號，其言：“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宗，迷祖性，恰似整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權握家財無主柄。性命雙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駕法船。”^③奉鍾呂爲祖師的全真道，當然也繼承了鍾呂的性命理論，把“性命雙修”作爲內丹修煉的宗旨。王重陽言：“性命是修行之根本。”^④又言：“人了達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⑤還言：“道者，了達性命也。”^⑥王重陽雖然主張“性命雙修”，但性、命的地位與先後在其內丹理論與修煉方法中，並非完全等同。從王重陽開始，全真道就有“性主命次”、“重性輕命”的傾向。王重陽曾言：“性若見命，如禽得風，飄飄輕舉，省力易成。”^⑦

① 《道藏》第25冊，第807頁。

② 參見盧國龍著《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70頁。

③ 呂洞賓《敲爻歌》，《藏外道書》第6冊，第180頁。

④ 《重陽立教十五論》，《道藏》第32冊，第154頁。

⑤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799頁。

⑥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800頁。

⑦ 《重陽立教十五論》，《道藏》第32冊，第154頁。

又言：“寶者是命，主者是性也。”^①後來，王重陽的這一思想傾向被全真七子加以發揮，最終形成了全真道“重性輕命、先性後命”的性命理論。

在全真七子中，譚處端相對而言較少談到性命問題，但從其不多的言論中仍然可以看出其性命理論的基本觀點。現列舉《水雲集》中譚處端有關性命雙修的言論如下：

《贈薛八郎》：“靈物常閑，假身不病。清淨自然，性停住命。”^②

《贈趙先生》：“火滅煙消，靈腑自吐黃芽。無私性停命住，意心清、玉結丹砂。功行滿，赴蓬萊鶴引，彩仗雲霞。”^③

《滿庭芳》：“莫覓東西，休搜南北，玄真只在身中。萬緣齊斷，神氣始和沖。只要君心慷慨，慧刀舉、劈破昏蒙。還知否，般般撒手，性命可圓容。”^④

以上詩詞中所提到的“性停命住”、“性命圓容”等，皆是性命雙全的同義語。這說明，在譚處端看來，要想得道成仙就必須首先做到性命雙全，而要做到性命雙全當然就需要性命雙修了。對於性與命之間的輕重關係，譚處端的態度與王重陽是一致的，表現出了更重視性功的特徵。對於這一點可以從譚處端以下詩詞中看出：

《贈瀋州王三校尉》：“積善迤於心上起，壘功須向性中求。”^⑤

①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道藏》第25冊，第807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5頁。

⑤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6頁。

《贈穆先生》：“壘功積行滿三千，性圓丹結去朝元。”①

《水龍吟》：“頓悟家緣，掉守清淨，無爲功了。得心清意靜，性圓丹結，餌仙芝草。”②

《示門人》：“空寂性中無罣礙，自然閑裏產胎仙。”③

《瑞鷓鴣》：“修行頻剔性中燈，照破從來闇裏昏。”“本來真性是玄機，只在靈明悟得時。”④

以上詩詞表明，譚處端主張“性圓丹結”，即“性圓”是“丹結”的前提，這充分體現出他對內丹修煉過程中修性的重視。他認為，修性是內丹修煉的根本，只要修得性圓、性空、性明，則自然結丹。除此之外，對命功的排斥也可以說明譚處端與王重陽一樣，有重性輕命的傾向，以下詩詞就是明證：

《驀山溪》：“修行鍛煉，休覓嬰和姤。認取本元初，起塵埃、須除莫惹。常生正覺，宜向觸來看，絕人情，去浮囂，俗事般般捨。”⑤

《西江月》：“欲入全真門戶，行住坐卧寂寥。存心乞化度中朝，塵事般般屏了。莫論黃芽白雪，休搜龍虎嬰嬌。色財無掛火煙消，便是蓬萊三島。”⑥

《瑞鷓鴣》：“修行休覓虎龍兒，只要靈明識本機。昏則彌陀成外盜，悟來煩惱是菩提。常搜己過心明顯，惟見他非性轉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②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5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④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0頁。

⑤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8頁。

⑥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7頁。

迷。打破般般休歇去，虛堂深處伴牟尼。”^①

“嬰姪”、“龍虎”都是修命的內丹術語，從譚處端勸人“休覓嬰和姪”、“休搜龍虎嬰嬌”、“休覓虎龍兒”來看，他顯然是反對人們修煉命功的，而認為只要“認取本元初”、“靈明識本機”就可以最終得道，這裏所謂的“本元初”、“本機”就是指人的本性，“認取本元初”、“識本機”就是修性。因此，雖然譚處端的《水雲集》中沒有重性輕命的明確表述，但以上詩句無疑表明他是認同修性重於修命的。

譚處端在肯定修性重於修命的同時，還把修性與修心聯繫起來，這從上面所引“積善迤於心上起，壘功須向性中求”、“得心清意靜，性圓丹結”等句子中就可以看出。類似的語句在《水雲集》中還有很多，比如，其《述懷》詩中云：“性如朗月流青漢，心似閑雲任碧空。”^②又題名為《贈趙先生》的《神光燦》詞云：“無私性停命住，意心清、玉結丹砂。”^③譚處端不僅認為修心與修性有必然的關聯，而且還進一步把修心作為了修性的前提，只要修得心清意靜，即可性住命停，丹砂自結。在此基礎上，譚處端進一步把“性命雙修”的內丹修煉歸結為修心。

《示門人》：“修行休向法中求，著法尋求不自由。認取自家心是佛，何須向外苦周遊。”^④

《西江月》：“役我盡因心意，滌除般若玄機。不勞南北與東西，方寸些兒便是。”^⑤“學道休於外覓，靈苗出自心田。”^⑥

①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0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⑤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⑥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7頁。

《述懷》：“修煉須憑真造化，欲窮造化煉心灰。”^①

《遊懷川》：“了了心源萬事休，此玄玄外更何求。”^②

《示門人語錄》：“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得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有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師父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悟人所以修行，割情拚愛，摧強挫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本來，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心，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孽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③

譚處端認爲，性命不全的一切根源就在於心不清靜，只要打掃得心清意靜，即可性命完全，得道成仙。從這一意義上說，譚處端所謂的修性即是修心，而修心即是修性。

如何修心呢？譚處端認爲，修心即是滅掉塵心，其中主要的就是除掉心中的情慾與癡嗔。其言：“修行須要認靈源，認出靈源一點鮮。情慾永除超法界，癡嗔滅盡離人天。休生顛倒貪諸有，莫起塵心染衆緣。空寂性中無罣礙，自然閑裏產胎仙。”^④又言：“道要除情與慾，忘境滅積功千。”^⑤還言：“道割除情慾斷，刀劈破孽因緣。”^⑥情慾是修道的第一大障礙，早在王重陽教化馬鈺時就曾說：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2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848頁。

⑤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⑥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8頁。

“凡人修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個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①而這一點顯然被譚處端所繼承，他言：“酒色氣財盡，憂愁思慮忘。攀緣愛念絕，五葉玉蓮芳。”^②而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皆屬於情慾或由情慾所引發，只要除掉它們就可以得清靜、返本性、結金丹。除情慾外，癡心與嗔心亦是修道的大敵，也必須首先要除去。譚處端認為，癡心與嗔心皆因人我之別而起，只要消除了心中的人我之別，即可達無人無我之境界，當然也就不會再有癡心與嗔心了。因此，譚處端特別強調人我心對修道的危害與妨礙。他言：

前程如覓無來去，深作無人無我觀。^③

摧強挫銳做修行，滅我降心斷世情。^④

是非絕盡方通妙，人我俱忘始悟玄。^⑤

煙消火滅，冰凝玉結，長生侶伴。自得真空妙玄，因作無人我觀。^⑥

滅盡我人心，自有真師提挈。^⑦

欲做俗中修煉，先滅我人分辯。^⑧

修行何是若，不了我人心。^⑨

① 《重陽教化集》卷二，《道藏》第25冊，第780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0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⑤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0頁。

⑥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5頁。

⑦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⑧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⑨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8頁。

全真妙，無我亦無人。^①

只要消除了人我之別，就能滅掉各種塵心妄念，獲得心靈的清靜。但到此時並非譚處端所要追求的最終境界，因為要消除人我之別，滅掉各種情慾，就需要修煉者用心把抓，刻意而為，即“日用滌除塵垢，擒縛馬猿不走”^②，這本身就違背了道教的無為清靜之理。因受佛教禪宗的啟發，譚處端在此提出了更高的境界。對於這種境界上的提昇，譚處端在其《行香子》詞中曾經提到，詞云：“朝也防心，暮也防心。恐心生、熟景來侵。多能術藝，書畫棋琴。更不生貪，不著愛，步瑤岑。善也由心，惡也由心。善心閑、惡意狂尋。心生虛度，日月光陰。便如雲行，如水去，訪知音。”^③“防心”是對清靜的刻意追求，而“由心”顯然是一種自由無為的狀態。由“防心”至“由心”的這種變化，就是譚處端境界的提昇。提昇之後的這種境界就是“雲水”或“水雲”境界，這也是譚處端的詩集以“水雲”命名的原因。

“水雲”或“雲水”境界是一種絕對自由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已經消除了任何人為造作，就連修心也一並滅掉，真正達到了徹底“無為無作無修”^④的狀態。譚處端言：“得得無修，無惑無求。放心閑、無喜無憂。逍遙自在，雲水閑遊。”^⑤又言：“修行心，包容心，一片清虛冷淡心。閑閑無用心。滅嗔心，去貪心，寂寞清貧合聖

①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1頁。

②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6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7頁。

④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7頁。

⑤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7頁。

心。無生現本心。”^①與通過把抓而獲得的心靈清靜不同，雲水境界是一種更高的境界，它把追求清靜無爲之心最終無掉，真正實現了“無無無有有無無”和“無有皆空空亦空”的終極境界。譚處端言：“無無無有有無無，悟得無無便不愚。”^②又言：“這靈靈，處處在，妙用虛空無內外。無有皆空空亦空，法相果因俱染愛。種種離，超三界，覺即如來頓明解。尋文理義謾區區，說聖談賢還捏怪。不修完，無毀壞，境滅心忘觀自在。”^③還言：“全真門戶，靜靜清清無作做。非易非難，財色無明盡結丹。真龍真虎，境滅心忘知去處。鉛汞相傳，交媾須離種種邊。”^④顯然，譚處端的雲水境界就是一種“離種種邊”、離種種相的非有非無、空而不空的雙遣境界。

3. 功行雙全作大仙

因深受佛教與儒家的影響，全真道在提倡出世的同時，又主張濟世。出世是爲了修煉“真功”，濟世則是爲了積累“真行”，只有做到“功行圓滿”，方可“全真而仙”。因此，自王重陽開始，全真道就大力提倡“功行雙全”，並視其爲得道成仙的必要條件。王重陽言：“真功真行，真性昭著。”^⑤又言：“功行雙全，占逍遙，出塵看翫。”^⑥王重陽認爲，只要做到“功行雙全”，就可以得道成仙，“功行雙全”是得道成仙的重要途徑與手段。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王重陽引晉真人語具體解釋了何爲真功與真行，其言：“若要真功者，須是

①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2頁。

②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2頁。

③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④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3頁。

⑤ 《重陽全真集》卷五，《道藏》第25冊，第722頁。

⑥ 《重陽全真集》卷三，《道藏》第25冊，第709頁。

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①顯然，王重陽所謂的“真功”即“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的內丹修煉功夫，而其所謂的“真行”則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的人間善行。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王重陽又更具體地談到了“真行”，其言：“竊以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首看萊州，終歸平等。爲玉花、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群生，遍拔黎庶。銀艷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漸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緣固蒂，無果重生。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②在以上這段話中，王重陽點明他創立“三州五會”的目的在於“普濟群生，遍拔黎庶”，使“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而這就是“真行”。

譚處端繼承了王重陽的功行說，亦提倡真功真行。在《水雲集》中，其談到真功真行的詩詞很多，現略舉如下：

《長思仙》：“功須圓，行須圓，功行雙全作大仙，攜雲歸洞天。”^③

《述懷》：“二物定閑人事盡，功圓行滿產胎仙。”^④“真功真行密安排，十載殷勤細細栽。俗境心忘超彼岸，凡情意滅到蓬萊。”^⑤

① 《重陽教化集》卷三，《道藏》第25冊，第788頁。

② 《重陽教化集》卷三，《道藏》第25冊，第788頁。

③ 《水雲集》卷下，《道藏》第25冊，第862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6頁。

⑤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7頁。

《頌》：“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①

《贈穆先生》：“壘功積行滿三千，性圓丹結去朝元。”②

《神光燦》：“真功行，在摧強挫銳，寂寞忘言。無則巡門乞化，對人前休騁，俊雅風顛。藏伏光輝，默默鍛煉丹田。千朝功夫做就，這些兒、暗裏相傳。功行滿，跨祥雲，歸去朝元。”③

《神光燦·贈穆先生》：“功行滿，指蓬瀛路穩，跨朵雲歸。”④

《神光燦·贈趙先生》：“功行滿，赴蓬萊鶴引，彩仗雲霞。”⑤

《神光燦·寄長安馮師兄》：“雲水逍遙自在，氣神和、功行雙齊。大丹熟，指蓬瀛穩路，攜朵雲歸。”⑥

譚處端在以上詩詞中有“功行雙全作大仙”，“功圓行滿產胎仙”，“功行滿，跨祥雲，歸去朝元”，“功行滿，指蓬瀛路穩，跨朵雲歸”，“功行雙齊，大丹熟，指蓬瀛穩路”等語句，這說明他不僅主張功行雙修，而且還把“功行雙全”作為得道成仙的必由之路，這與王重陽的功行說並無二致。

譚處端不僅在理論上完全繼承了王重陽的功行說，而且還真正付諸於實踐。對於真功方面的內容，前面已作了闡述，下面就譚處端在弘道與傳教過程中的真行加以介紹，其主要有以下四個方

①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0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51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3頁。

④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⑤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⑥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面：

(1)施藥。王重陽早在《立教十五論》中就對全真弟子提出了諸多具體的要求，其中《論合藥》言：“藥者，乃山川之秀氣，草木之精華。一溫一寒，可補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託。肯精學者，活人之性命；若盲醫者，損人之形體。學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無以助道。不可執著，則有損於陰功。”^①王重陽認為，作為全真弟子，應該具備一些醫藥知識，這一方面是為了自身修煉內丹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積功累行的必要手段。譚處端謹遵師囑，在弘道與傳教過程中，經常施藥救人。在《水雲集》中，有一首題名為《在淇門鎮為衆人每日求藥因此作》的詩，詩云：“智術多能巧作愚，無為守一養靈珠。翛然頓覺塵勞夢，獨飲無生酒一壺。”^②又《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十六年，上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一道者與之紅藥服之，覺而疾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即夢中賜藥之師也。’欲謝之，師不顧。”^③《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亦言：“嘗與瀋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④以上皆是譚處端通過施藥救人而積累真行的例證。

(2)救災。王重陽把“修仁蘊德，濟貧救苦”作為真行，譚處端在弘道與傳教中也多有這方面的行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言：“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

① 《道藏》第32冊，第153頁。

②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9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75頁。

④ 《道藏》第5冊，第423頁。

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①

(3) 助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言：“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置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②

(4) 勸善。譚處端題名爲《寄長安馮師兄》的《神光燦》詞云：“勸人行善，自做修行，兩般於道相宜。須避俗中鄉土，且要相違。妙藥沈痾救護，更不擇、貴賤高低。自然理，傲隴西師父，戒行行持。修煉須憑猛志，似大川山嶽，安穩無移。外行周圓，他日得處無爲。雲水逍遙自在，氣神和、功行雙齊。大丹熟，指蓬瀛穩路，攜朶雲歸。”^③在詞中，譚處端認爲，勸人行善與自做修行的修道效果是一樣的，因此他勸說“長安馮師兄”要多行善事，救人苦難，只要做到“外行周圓”，自然可以“功行雙齊”，得道成仙。除此之外，他還在《贈韓家郎君在家修行》詩中勸說“韓家郎君”多行善事，詩云：“崇真起善立玄堂，謹奉朝昏兩炷香。內侍孀親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常行矜憫提貧困，每施慈悲挈下殃。他日聰明如省悟，也應歸去到仙鄉。”^④

①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② 《道藏》第5冊，第423頁。

③ 《水雲集》卷中，《道藏》第25冊，第854頁。

④ 《水雲集》卷上，《道藏》第25冊，第846頁。

年譜

宋宣和五年(1123)三月初一日,生於寧海州。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璠《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其父即鑄鐐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己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纍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爲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爲鄉里所重。”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師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人也。初名玉,字伯玉,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朔。”

李道謙《七真年譜》云:“宣和五年癸卯,重陽祖師年十二。是年三月初一日,長真譚真人生於寧海州,始名玉,字伯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

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

金天會六年(1128)，年六歲。落水無傷，遇火無損。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殞越也。”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幼墮井，坐水上，無驚，復遇火，不怖，人皆異之。”

李道謙《七真年譜》云：“天會六年戊申，重陽祖師年十七。其年長真真人六歲，按密國公撰真人碑云：六歲，因戲墮於井，人急下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為異。”

王世貞《有像列仙全傳》卷八《譚處端》云：“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

天會十年(1132)，年十歲。作《葡萄篇》，膾炙人口。^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既入學，記誦敏

① 對於譚處端《葡萄篇》作於何時，目前有十歲與十五歲兩種說法，雖然《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等較早的全真文獻都認為其作於十五歲時，但筆者認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所主張的十歲說或許更為可信，具體論證見本書《評傳》部分。

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

王世貞《有像列仙全傳》卷八《譚處端》云：“十歲，詠木架葡萄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

民國二十五年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云：“十歲，詠葡萄架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人固已奇之矣。”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年十五，有志於學，作《蒲萄篇》，已膾炙人口。”

李道謙《七真年譜》云：“天會十五年丁巳，重陽祖師年二十六。此年長真真人年十五，密國公作真人碑云：公十有五歲而志於學，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

皇統二年(1142)，年二十。始名玉，字伯玉。涉獵詩書，工諸草隸。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一朝因醉遇雪，卧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必篤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

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席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

民國二十五年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云：“長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有聞於時。邱長春詩云：‘馬氏譚君達聖朝。’則真人與馬丹陽，皆當時知名士也。然落魄不爲士人態，因醉卧雪中，感風痺，乃痛自悔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衆星坐其上，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

大定七年(1167)，年四十五。是冬，拜師王重陽，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范懌《水雲集序》云：“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訪尋知友。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又於登州棲霞得長春子丘公，結爲方外眷屬，所謂譚馬丘劉是也。”^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

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瘓，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效。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馬君宅中閑居，扶杖往謁，將求治療之法。先生扃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剝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爲仙緣所契，乃召之同衾而寢，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爲異人也。輒拋棄產金，如視糞壤，乞侍左右，終身不退。乃賜之法名曰處端，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焉。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迴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大定七年秋，聞馬宜甫師事重陽師，遂棄妻詣全真庵禮重陽，願爲弟子。時夜寒甚，爐竈清冷，殆不可忍。重陽遂展足令師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卧甌中。旦起，重陽以盥洗餘水令師盥面，於是宿疾頓除，鬚眉儼然。師乃拜禱重陽，求道之日用。重陽遂授以四字秘訣，又贈以詞，有‘達真譚玉’之語，爲改今名字。”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云：“曩師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玉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黜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

如置身甑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

譚處端《水雲集》卷中《神光燦》詞中云：“譚哥昔日，瞻養家緣，積孽有若山丘。因遇仙師，東歷海島三州。勸誘頑愚向善，悟輪迴、捨愛迴頭。隨緣過，守清貧柔弱，雲水閑遊。”

大定八年(1168)，年四十六。二月晦日，與馬鈺、丘處機、王處一隨王重陽入崑崙山，開鑿煙霞洞修真。八月，與馬鈺、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五人隨王重陽自煙霞洞遷居文登姜氏庵，立“三教七寶會”。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願禮師者雲集，真人誚罵捶楚以磨煉之，往往散去，得真人道者，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云：“二月……晦日，師(王重陽)攜馬、譚、丘、王四師遊崑崙山，開煙霞洞居之。……八月，師同弟子遷文登姜實庵，立七寶會。”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云：“未幾，師領馬鈺等住崑崙山。……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笞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

趙道一編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八年，從祖師隱崑崙之煙霞。”

大定九年(1169),年四十七。四月,與馬鈺、丘處機、郝大通跟隨王重陽遷居寧海州金蓮堂,並於八月立“三教金蓮會”。九月,與馬鈺、丘處機隨王重陽至登州福山立“三教三光會”,於蓬萊立“三教玉華會”。十月,與馬鈺、丘處機、劉處玄隨王重陽於掖縣立“三教平等會”,並西行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

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云:“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云:“九年春,師(王重陽)同馬、譚、丘、郝四師迴寧海,周伯通築庵請師居,名曰‘金蓮堂’。……八月,就本堂立金蓮會。……九月,至福山縣,立三光會。遂遊登州……乃立玉華會。遂同馬、譚、丘三師至萊州,劉長生棄家從道。十月,達掖縣,立平等會。是月,攜馬、譚、劉、丘四師西遊汴梁,寓王氏旅邸。”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九年冬,重陽遊汴,師同馬、劉、丘三師侍行,寓王氏旅邸。”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九年,從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跡,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鸞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重陽祖師開道碑》云:“時大定七年夏四月,發程東邁。及寧海、登、萊,揭虹霓之竿,施雲霞之餌,方便神化。未及數年,引出受道之器者七人,內果得丘、劉、譚、馬焉,乃道中之龍也。遂號馬公爲丹陽子,譚公爲長真子,劉公爲長生子,丘公爲長春子。四子之亞,有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及清淨散人,

皆目擊頓悟，各令隨方立志，煉己修真。惟挈四子，直抵大梁，寓於岳臺坊磁器王氏之逆旅，朝夕相從，切瑳琢磨，曲盡其妙。”

大定十年(1170)，年四十八。正月初四日，與馬鈺、丘處機被王重陽召至榻下，囑以後事，王重陽旋即仙逝。遂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把王重陽暫葬於孟宗獻之花圃。既而入關，謁和、李二真人於終南太平宮，會史處厚於京兆，見劉通微、嚴處常於終南。九月十四日，和玉蟾仙逝於終南山太平宮，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等葬其於劉蔣庵側。

《甘水仙源錄》卷一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云：“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王重陽)將昇。師(馬鈺)請曰：‘鈺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丘三道友入關，謁和、李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別鄉黨，從祖師左右，南遊汴梁，朝參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禮。”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九年冬，重陽遊汴，師同馬、劉、丘三師侍行，寓王氏旅邸。明年庚寅正月初四日，重陽仙去。師與三師舉仙蜕西葬劉蔣，廬於墓側三年。”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云：“臘月中，……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遯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

領之。’……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譚處端》云：“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於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玉蟾真人》云：“十年庚寅春，馬、譚、劉、丘四真將至，師（和玉蟾）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羹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羹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譚、馬邪？’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羹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命畫工寫真，憑虎而睡，衆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翛然順化，四子葬於劉蔣庵側。畫憑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靈陽真人》云：“迨十年春，重陽昇仙於汴梁，丘、劉、譚、馬四真人關，待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李靈陽）與衆真同處。”

大定十一年(1171)，年四十九。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居劉蔣祖庵，爲王重陽修治葬所。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於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

大定十二年(1172)，年五十。春，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於長

安化自然錢，後復往汴梁，遷王重陽仙柩西歸，葬於劉蔣村祖庵。

《甘水仙源錄》卷一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云：“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遺命也。”

史志經《玄風慶會圖》卷一《磻溪煉行》云：“大定十二年壬辰，葬祖師畢，廬墓三年。”^①

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十一。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等在終南山劉蔣村舊庵爲王重陽廬墓守喪。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明年庚寅正月初四日，重陽仙去。師與三師舉仙蛻西葬劉蔣，廬於墓側三年。”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瘞之於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水介於鳧鳥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

大定十四年(1174)，年五十二。八月，與馬鈺、劉處玄、丘處機於鄠縣秦渡鎮真武廟月夜共坐，各言其志。其後至洛陽，住朝元宮，傳道於伊洛之間，大顯神異。

《甘水仙源錄》卷一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云：“十四年秋夕，師(馬鈺)與三道友(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言志於秦渡鎮真武廟。師曰‘闕貧’，譚曰‘闕是’，劉

^① 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497頁。

曰‘闕志’，丘曰‘闕閑’。”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禮。厥後遯跡於伊洛之間，調神煉氣。雖託宿紅衢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爲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宮，以爲朗然子煉丹之地，故愛而不捨。”

《四仙碑》云：“重陽昇霞，此四仙者同入終南。丘仙遂居蟠溪六年，而煙火俱無，簞瓢不置，號曰長春子。劉仙住洛陽雲溪之洞，而養浩不語，號曰長生子。譚仙遊化於磁、洛、懷州之間，號曰長真子。馬仙獨守終南，而築園者不出，號曰丹陽子。”^①

俞應卯《鄆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云：“既而四師輦仙輓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徬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灋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②

史志經《玄風慶會圖》卷一《磻溪煉行》云：“逮甲午歲秋，四師於秦渡鎮真武廟中，月夜各言其志，馬曰志貧，譚曰志是，劉曰志志，惟宗師志閑。志貧則外披縷褐，內懷珠玉；志是則委蛇遊世，公正不邪；志閑則無爲應緣，照而常寂；志志則守道不渝，應物全真。其志既異，居亦不同。丹陽處於環堵，長真樂於雲水，長生隱於市鄴，長春棲於巖谷。故知爲道者，有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③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十四年秋，

①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頁。

②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79頁。

③ 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497頁。

師東出關，居洛陽朝元宮。後遊河朔獲嘉縣，居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師鎖庵往衛州。至夕，廟官溫六見庵中火光，窺見師擁火而坐。廟官驚，遣人趨州求師，師在州之北關旅邸中卧猶未起。及還庵，火燼尚未滅。”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懷之。……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跡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①

譚處端《水雲集》卷上《題洛陽朝元宮》云：“宮門寂寂鎖祥煙，古跡靈蹤尚儼然。雲罩連枝烹藥鼎，霞生靈井溉丹泉。日魂煉就華胥國，月魄收將不夜天。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

大定十五年(1175)，年五十三。是年，長真真人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明於官，真人吐之而去。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爲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

① 李道謙編《七真年譜》以爲譚處端居獲嘉縣府君廟爲大定十九年(1179)事，不知何據。而劉天素、謝西蟾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和趙道一編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都明確地把此事列在大定十四年(1174)後，今取後者。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十五年，師遊磁州二祖鎮，遇一醉徒，問師：‘爾從何來？’未及應，遽以拳擊師口，齒折血流，而容色愈和，吐齒握手中，歌舞而去。市人見者皆怒，使訟於官，師但云：‘彼醉耳。’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於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

大定十六年(1176)，年五十四。遊歷洺州，居白家灘。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十六年，上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一道者與之紅藥服之，覺而疾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即夢中賜藥之師也。’欲謝之，師不顧。”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十六年，至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

大定十七年(1177)，年五十五。行化於高唐縣，與茶肆吳六書“龜蛇”二字，曰：“可置之壁間，以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得免。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平昔好書‘龜

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爲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數百家，但蓄二字者皆免。”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

大定二十年(1180)，年五十八。西遊同州，居西里庵。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五十九。居華陰縣純陽洞。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純陽洞，示衆：‘六年滅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六十。馬丹陽仙逝於萊陽遊仙宮，繼任全真掌教，但把教事託付於劉處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劉處玄》云：“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靜請師主醮於昌

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

譚處端《水雲集》卷中《神光燦·寄長生劉師兄》詞云：“處端稽首，上覆劉仙，一別倏忽三年。每遇臨風對月，思渴高賢。忽爾遽承教字，方就審、法候安然。弟且喜，無勞齒錄，存念綿綿。自愧塵緣未斷，在磁洛兩郡，且恁隨緣。不果來期，希恕老拙無愆。首春即當拜覲，履高秋、頤素不宣。處端望，師兄通妙几前。”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六十三。是歲四月初一日，昇仙於洛陽朝元宮。有《水雲集》行於世。

《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云：“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云：“一旦戒門人曰：‘重陽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面南，枕肱而蛻骨焉。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泝流之道，大行於世。”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云：“二十五年乙巳四月朔，令門人預營葬事，遂書《行香子》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現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云：“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讚長真譚真人云：“一見師真，痼疾頓愈。決烈入道，水雲爲侶。歸觀終南，聚徒洛土。教風既弘，蛻然高舉。”^①

彭致中《鳴鶴餘音》卷七《遍地錦》云：“四大假合本姓譚，前緣相遇棄俗緣。天下雲遊不住庵，功成行滿赴仙壇。”^②

彭致中《鳴鶴餘音》卷九披雲真人《七真禪讚》云：“稽首長真，不拘小節。膽氣凌秋，脚跟似鐵。拋俗眷以慷慨，入玄門而決烈。襲朗然子九轉之機，受重陽師四言之訣。超出陰陽之陶冶，解開造化之關結。十年受用洛陽春，等閑肯向東風說。”^③

元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元世祖皇帝褒封制詞》云：“長真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元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加封爲“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武宗皇帝加封制詞》云：“長真雲水蘊德真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① 《道藏》第19冊，第741頁。

② 《道藏》第24冊，第294頁。

③ 《道藏》第24冊，第309~310頁。

著作輯錄

水雲集

水雲集序

東牟，古牟子之國，齊之大郡也。戶口浩繁，人性質樸。東連滄海，煙浪雲濤，浩渺無涯，不知其幾萬里；南揖崑崙，層巒疊嶂，峻極於天，不知其幾千丈。海山鍾秀，人傑地靈，異人名士，代不乏人，宜乎真人仙子相繼而生也。譚公先生，名處端，號長真子，吾鄉大族也。生而穎悟，識度不凡，善草隸書。為人剛正，有操行，鄉里敬憚之。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訪尋知友。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又於登州棲霞得長春子丘公，結為方外眷屬，所謂譚馬丘劉是也。相從真人之遊，西抵夷門，真人付以口訣，囑以後事，厭世而上昇。四子殯葬禮終，挈徒而西，至終南山，即真人之舊隱，傳襲其道十有餘年。自時厥後，各從所之。長真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即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

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真庵主王琉輝等鑲板印行，廣傳四方。值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運慈悲心，開方便路，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余爲序，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可謂仁人之用心也。竊嘗謂，長真先生與余同鄉里，年相若而志頗同，幼爲兒童之戲，長爲朋友之遊。而先生中年遇師學道，蟬蛻登真；余蒼顏華髮，尚區區於名利之場，甘分待終，隨物衰謝，何其愚也！余將掣肘捐老牛舐犢之愛，去碩鼠畏人之貪，逍遙於自得之鄉，笑傲於真閑之境，學先生之道，誦先生之文，高養天和，以寄餘生。未審先生異日有舊遊之念，肯乞飛霞佩乎？嗚呼！先生已羽化矣。後之學者不能見先生之步趨，聞先生之警歎，其玄機妙旨，遺範餘風，詳味斯文則可矣。

大定丁未歲正月望日，東牟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水雲集卷上

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

七言律詩

題洛陽朝元宮

宮門寂寂鎖祥煙，古跡靈蹤尚儼然。雲罩連枝烹藥鼎，霞生靈井溉丹泉。日魂煉就華胥國，月魄收將不夜天。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

遊靈山寺

閑閑雲水訪禪林，密密琅玕映碧岑。玉柱峰高塵不染，靈山寺

隱境難尋。媵交白雪勻鋪玉，間隔黃花亂點金。清徹古潭秋靜夜，桂華獨現本來心。

遊劉公花園

衆賢邀我賞芳菲，雨霽晴明獨過扉。倚檻牡丹爭秀麗，繞庭蛺蝶鬪高飛。風吹柳眼無情意，雨洗花心絕是非。萬物盡成春一氣，無私普布吐醅醅。

贈新中郭四翁

幾人到得白頭翁，生老病沈是始終。濁穢腥羶除壽算，慳貪嫉妬轉昏蒙。有憎有愛難超世，無慾無情定脫空。幸有天堂地獄路，聖凡迷悟總由公。

贈雲陽程仙

修行大畏是頑銅，如著頑銅沒行功。心起妄塵沈地府，意常清靜步天宮。須依貪樂同顏子，莫要慳貪愛鄧通。學取終南師叔馬，赤窮窮地堵環中。

贈鄭仙

捨俗幽居物外庵，潛心滅跡絕論談。妙除濁穢清貧樂，用滌無明淡素甘。蓬戶不扃何所礙，一瓢常飲爲忘貪。安神寂默翛然坐，認透星光日月三。

贈韓家郎君在家修行

崇真起善立玄堂，謹奉朝昏兩炷香。內侍孀親行孝道，外持真

正合三光。常行矜憫提貧困，每施慈悲挈下殃。他日聰明如省悟，也應歸去到仙鄉。

贈門人安然子等

風子微言啓衆曹，等閑休把氣神勞。欲求海底成多寶，須煉山頭絕一毫。心逐有情傷氣火，意遊攀愛害神刀。願公早悟虛華境，免向人間再一遭。

贈楊姑

投玄八十道姑楊，一朵瓊花秋後芳。玉盞滿添清靜水，金爐須爇慧靈香。如今已獲將來福，從此何疑過去殃。寂湛虛堂無罣礙，自然寶鼎現霞光。

題孔先生壑中

空門寂寂鑠靈泉，喜趣靈泉玄上玄。僻靜每招閑客至，幽居常共馬風眠。清涼境界超塵路，履此方知別有天。行者肯來低處覓，便教瞥地見神仙。

贈濟州王三校尉

王公吉善愛玄流，勸我勤勤倒玉甌。積善迤於心上起，壘功須向性中求。利他損己通真理，忍辱慈悲達妙幽。平等順和常大道，三人同上大神舟。

題雲溪庵

雲溪高隱卧煙霞，默飲陽晶與月華。霧斂丹臺生瑞草，雲收靈

腑結瓊葩。青龍吐火烹金茗，白虎跑泉溉玉芽。龍虎媾交功九轉，刀圭一粒捧丹砂。

述懷

自慕貧閑探妙機，便知身入白雲飛。逍遙物外超塵網，脫灑懷中解垢衣。恐損陰功搜己過，慮傷道德怯人非。他時九轉丹砂就，同約三仙從我歸。

又

挫銳摧強作善良，頓然心法兩俱忘。鼎中頻起金剛焰，爐內常燃般若香。玉藥乍芳惟獨採，蟠桃初熟與先嘗。莫言迢遞華胥國，了了空虛路不長。

又

一條捷徑入仙源，洞口靈雲覆翠巔。風浪起時揮慧劍，玄波澄處採金蓮。蛟龍降去離宮卧，猛虎擒來坎户眠。二物定閑人事盡，功圓行滿產胎仙。

又

爲慕仙源景物長，滌除靈地布瓊芳。南宮赤子居涼殿，北海烏龜住絳房。清靜洞中囚白虎，無爲山上牧青羊。自從鼎內雲收後，常飲醞醕卧醉鄉。

又

寂寥瀟灑道人家，守弱隨緣度歲華。禦冷麤衣惟紙布，充飢淡

飯有齏菰。忘言淡薄人情遠，絕慮幽閑道況賒。著戀妻兒名利者，
限臨猛悟悔如麻。

又

天機深遠少人知，一粒刀圭午上持。霧捲古潭秋靜夜，雲收碧
嶂月明時。蛟龍捉得囚離鼎，猛虎擒來鑱坎池。煉就仙丹超造化，
去奔蓬島禮真師。

又

瑟瑟飄飄風入松，遨遊物外與仙同。性如朗月流青漢，心似閑
雲任碧空。猛虎擒來囚坎戶，蛟龍降去鑱離宮。周天頻起金剛焰，
鍛煉爐中一粒紅。

又

光明一點照樓臺，了了無生絕去來。七寶山頭紅焰滅，三宮靈
地白蓮開。煙霞紫府應將到，雲路瀛洲去不迴。不夜玉京誰有分，
長春仙子四人陪。

又

青蛇三尺袖中攜，一粒丹砂結正時。霧罩清溟囚馬子，煙籠碧
嶂鑱猿兒。千朝行滿龍投火，九轉功成虎入池。奪得虛無真造化，
天機深遠少人知。

又

慾情巧勝染多言，悟此方離種種邊。慾斷情忘通妙理，煙消火

滅達幽玄。口張舌舉功難就，意出心生行怎圓。絕了人情無個事，寂寥孤淡任殘年。

又

真功真行密安排，十載殷勤細細栽。俗境心忘超彼岸，凡情意滅到蓬萊。地理寶劍光衝斗，蚌隱明珠暗養胎。修煉須憑真造化，欲窮造化煉心灰。

示門人

出得俗家入道家，恰如平地步煙霞。塵寰物裏光陰短，仙境壺中日月賒。落魄水雲真活計，虛無清靜善生涯。常觀無慾人情遠，不覺爐中結大砂。

又

守一真持認內閑，精勤苦行煉心端。玄元有路非容易，方寸無塵也不難。十二時中常覺察，三千功裏莫欺謾。前程如覓無來去，深作無人無我觀。

又

摧強挫銳做修行，滅我降心斷世情。默默琢磨除俊辨，昏昏鍛煉去惺惺。無明起處真靈暗，柔弱生時道眼明。每與無明經鬪戰，一迴忍是一迴贏。

又

滅惡除情作善良，好將名利兩俱忘。山頭潑殺無明火，靈室常

添般若香。塵垢盡除明鏡現，荒蕪如去玉蓮芳。修行莫厭華胥遠，
了了虛空路不長。

又

修行須要認靈源，認出靈源一點鮮。情慾永除超法界，癡嗔滅
盡離人天。休生顛倒貪諸有，莫起塵心染衆緣。空寂性中無罣礙，
自然閑裏產胎仙。

又

虛堂默默薰心香，便是吾門真道場。走入虛空尋自在，撥除煩
惱覓清涼。象憑離坎安爐竈，卦按周天煉白黃。永永綿綿依此做，
功成九轉結鉛霜。

又

修行休向法中求，著法尋求不自由。認取自家心是佛，何須向
外苦周遊。靈源慧照塵休昧，應物般般意莫留。兩道清風開玉戶，
一條銀燭出山頭。

自 詠

從初割愛做修持，守一清貧志不移。竹笠羊皮常作伴，破氈腋
袋每相隨。肥羊細酒全無愛，淡飯殘羹且療飢。木碗乞錢新置得，
衲衣猶是出家時。

暢 道

雲水遨遊物外仙，刀圭一粒斷塵緣。真空結就三田寶，妙用圓

成五葉蓮。火滅煙消因鍛煉，心清意靜爲精專。逍遙放蕩長真子，
萬里飄飄般若船。

又

雲水逍遙逐處家，任他烏兔易年華。閑中慧水添金鼎，靜裏靈
田種玉芽。海底養成紅芍藥，山頭結就白蓮花。我今說破超塵寶，
本有如如即大砂。

又

雲水逍遙物外仙，閑閑靜靜本來天。存心滅我開金鎖，損意忘
情折玉蓮。彼岸岸頭搜密妙，靈山山裏得良緣。丹成九轉清風送，
解纜飄飄般若船。

繼胡子金先生韻

修行非易亦非難，薄外頤真認內閑。熾炙火坑急出離，清涼道
岸早躋攀。常觀無慾通玄理，妙趣虛無絕愛慳。清淨無爲全在志，
存心弱固寂寥間。

寄姚先生

受人欽重是譚哥，結罪重重在網羅。省過悔前孽自少，知愆不
改罪還多。心生貪好招災甚，意著浮華積罪過。損損存存低下做，
未知賢聖肯饒麼。

藏頭拆字

其一

袍布素理幽機，甲金庚煉玉飛。氣相交須換殼，丹運就復更衣。開真性頭頭是，悟元初種種非。姪處名師叔鉦，蓮四朵步雲歸。

其二

頭浩浩湧靈泉，湛澄澄照上天。道要除情與慾，忘境滅積功千。分把捉休邪覓，本元初合自然。鍛煉成無價寶，京重會害風仙。

其三

兀騰騰任自然，中湧出白花蓮。朝鍛煉無窮寶，志真修合上天。道割除情慾斷，刀劈破孽因緣。頭莫向靈源掛，結神胎管得先。

七言絕句

遊華山

糲食麤衣度歲華，白雲高卧隱煙霞。心香福炷靈源起，定觀蓮峰十丈華。

在淇門鎮爲衆人每日求藥因此作

智術多能巧作愚，無爲守一養靈珠。翛然頓覺塵勞夢，獨飲無

生酒一壺。

詠 孤 竹

一竿碧玉出芳叢，直節虚心衆莫同。耐雪欺霜堅歲月，自然時復有清風。

詠 月 桂

綠葉柔莖結翠紅，精神朵朵弄晴風。歲寒堅耐同松竹，盡占年光造化功。

詠 鵲

停停獨立對秋風，黑白分明造化功。休訝得延千紀壽，爲他頂上結丹紅。

三 教

三教由來總一家，道禪清靜不相差。仲尼百行通幽理，悟者人人跨彩霞。

述 懷

不會搜空向外尋，蛟龍猛虎倒顛擒。朝昏懶慢修香火，十二時中只禮心。

又

昏昏默默探玄玄，清靜無爲守自然。真性得凝真氣助，無窮變化可沖天。

又

我今雲水是前期，細細常觀八句詩。若要延齡增壽算，金精專固認真慈。

又

一月二十九日飲，百年三萬六千場。世間盡不聞吾事，歸去來兮人醉鄉。

又

從前頑惡騁麤豪，今日存心望孽消。十二時中常覺察，知他天地肯相饒。

又

蛾戀燈光焰不知，魚貪香餌亦如斯。蛾焦魚爛君知否，好向祇園寄一枝。

又

譚馬丘劉四個師，逍遙自在做修持。周天磨煉無窮寶，一片靈光自得知。

又

古佛靈巖是我家，清涼境界絕憂嗟。道人活計無他做，惟採三光煉碧霞。

又

如今識破戀燈蛾，愛餌迷魚戲黑波。本是一團腥穢物，塗搽模樣巧成魔。

遊懷川

了了心源萬事休，此玄玄外更何求。便便大肚應無染，且向懷川任意遊。

又

爲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

又

雲耕寶陸三千里，月破黃昏十萬家。清夜碧潭澄皎潔，蚌吞銀蠟產胎砂。

贈張殿試

百歲光陰如閃爍，殷勤爭似修仙約。假饒一舉狀元歸，正悟黃糧夢裏錯。

五言律

贈長安趙先生母

牙髮重生黑，延齡三事因。至誠遵道友，精謹奉高真。靜意擒

猿馬，清心聚氣神。處端聊拜上，稽首壽長人。

勸衆修持

聽我洗心方，愴然滋味長。無無中妙用，有有內含光。人被慾情染，情生神氣傷。人還情慾斷，步步履仙鄉。

五言絕句

勸衆修持

學道假除假，修真空煉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又

酒色氣財盡，憂愁思慮忘。攀緣愛念絕，五葉玉蓮芳。

又

大道常清靜，無爲守自然。自心不迴轉，何處覓言傳。

又

獨坐若環庵，孤清味最甘。愴然無一事，默默守三三。

又

採得波羅藥，製成般若茶。湯澆清淨水，啜罷見黃芽。

又

常觀慾爲苦，瓦礫變黃金。觀身如糞土，明月照瑤岑。

又

心生清爽少，語默氣神和。清淨消諸孽，無爲解衆魔。

詠 曉 鷄

啼落城頭月，呼將日出東。妙哉真德行，喚覺夢中翁。

戒 筆

絕筆塵方盡，忘言道可親。擘開真道眼，損了假精神。

頌

其一

學道修真與世違，孤身飄逸斷蓬飛。隨緣且過消前過，視死如歸一不歸。垢面蓬頭摧壯銳，麤衣淡飯遠輕肥。常清常淨無爲作，十二時中暗察思。

其二

把捉詢予付少言，本來無法可相傳。是非絕盡方通妙，人我俱忘始悟玄。清靜貧閑爲伴侶，氣財酒色似讎冤。今生若要登雲路，不合虛無不得仙。

又

寶殿玲瓏倚碧空，端嚴慈像瑞雲籠。三千功裏勤香火，十二時中禮聖容。真體垢除因鍛煉，靈巖煙散爲玄風。閑閑鼎內雲收處，

一粒丹砂結就紅。

又

十年常默默，今日露玄機。水生赤鳳子，火養黑龜兒。清風吹嶽頂，明月照寒溪。降魔神劍親傳得，捉住蛟龍把尾提。

又

心涼腎熱得修持，悟此方知達妙機。十二時中無作用，馬猿放蕩損靈芝。

又

毛吞大海誰人解，芥納須彌幾個知。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

又

酒色財氣一大關，意情滅盡出塵寰。絲毫莫向靈源掛，如掛靈源不結丹。

又

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又

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

又

野鶴孤雲無伴，幽玄至妙忘談。默默昏昏獨守，湛然秋月寒潭。

贈薛八郎

靈物常閑，假身不病。清淨自然，性停住命。

又

雪山六載，面壁九年。道非容易，成佛成仙。

贈穆先生

太華山陰穆老仙，專持清靜探幽玄。修補祇陀無漏園，常流慧水溉心田。擒猿縛馬翠峰巔，定觀不用買山錢。捨俗投玄心契悟，善惡之由夙世緣。心香福炷起靈源，杳杳冥冥達上天。秋月碧潭真了了，野花啼鳥謾喧喧。鼎中火滅開金藥，木上無煙結玉蓮。壘功積行滿三千，性圓丹結去朝元。

歌

其一 無相

採得玄珠非貨貝，靈山一道香煙快。熏成無漏步無生，五道霞光攢慧蓋。這靈靈，處處在，妙用虛空無內外。無有皆空空亦空，法相果因俱染愛。種種離，超三界，覺即如來頓明解。尋文理義謾區區，說聖談賢還捏怪。不修完，無毀壞，境滅心忘觀自在。恒沙

瑩徹則塵埃，出入無疑爲妙最。獅子兒，祇園內，怒吼狐狸安敢對。明月堂前玉藥芳，氤氲結就金蓮會。黜惺惺，祛聰解，本來自有何須買。山頭浩浩湧靈泉，洗出虛空無證背。遇重陽，明教誨，也無進兮也無退。自從入妙認貧閑，便知滅了前來罪。絕討論，去知解，藏伏光輝如暗昧。任他烏兔兩忙忙，且這隨緣寄皮袋。

其二 骷髏

骷髏骷髏顏貌醜，只爲生前戀花酒。巧笑輕肥取意歡，血肉肌膚漸衰朽。漸衰朽，尚貪求，貪財漏罐不成收。愛慾無涯身有限，至令今日作骷髏。作骷髏，爾聽取，七寶人身非易做。須明性命似懸絲，等閑莫逐人情去。故將模樣畫呈伊，看伊今日悟不悟。

其三 落魄

我落魄，我落魄，渾身紙布爲衣著。擺手行來萬事忘，且喜一身空索索。飢時覓，困時睡，元初本住清涼地。慧劍輝輝奪日光，無限邪魔皆遠離。樂真閑，成真趣，邪徑荒涼我不去。真靈剔正漸分明，超然走上煙霞路。得真修，應了徹，實即得時無可說。水晶宮殿鎮安閑，勘破春花與秋月。

又

我落魄，我落魄，衲布衲衣常恁著。信意飄飄物外遊，到處空空無倚託。或居山，或城郭，不會書符並貨藥。飢即巡門覓一錢，飽來萬事齊拈卻。處閑閑，無用作，人情細細須除削。龍虎嬰姪總不能，默默醞醕常飲酌。不做善，不生惡，坐卧去來空索索。一片清閑冷淡心，從他四大任淪落。絕關機，無忖度，不望乘雲與跨鶴。

逍遙自在趣貧閑，贏得隨緣恁安樂。

繼丹陽師叔丫髻吟韻

鍾呂海蟾爲宗祖，繫玉鐘兮動金鼓。撞透中間一點明，跳出靈童當西舞。我恁喬，不是喬，喬話其中隱不喬。真正言，無諂語，絕盡塵埃機與慮。提離男，挈坎女，將領黃婆遊淨土。住與行，坐與睡，或披氍，或紙被，靜靜清清常恁地。半如癡，半似俏，癡俏中間還自曉。這般消息少人知，一味清虛寂淡宜。喜是嗔，嗔是喜，顛倒元來我是你。千魔萬煉見元初，了了了心方到底。

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得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有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師父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悟人所以修行，割情拚愛，摧強挫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本來，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心，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孽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虛幻舊愛境界朦昧真源，常處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媾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罪孽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爲清淨，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晉真人云：“心清意淨，天堂之路；心荒意亂，地獄之門。”

水雲集卷中

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

酹江月

吾門三祖，是鍾呂海蟾，相傳玄奧。師父重陽傳妙語，提挈同超三島。慢慢搜真，靈根固養，漸吐黃芽草。無中還有，慧風時送嘉耗。一點瑩徹無窮，周遊沙界，物物圓明好。種種皆空歸本有，內外般般顛倒。此理幽深，清虛縹緲，行者人須到。昏昏默默，暗中賢聖知道。

又

自然之道，稟根元真正，精神圓聚。一點靈光無內外，明徹輝通玄戶。寂淡偏宜，貧閑最好，物外逍遙處。長長不昧，湛然神室常住。無論妙奧難窮，須憑慷慨，認把元陽固。搜取天真勤鍛煉，觸處般般迴顧。火裏蓮生，山頭焰滅，端的緣相遇。風仙重會，共遊三島雲路。

又

一靈真性，又因何樣入，凡胎塵域。迤染浮華貪愛戀，展轉昏迷真跡。曠劫難逃，如今又錯，罪孽重重積。本來模樣，怎生分解尋覓。須屏視聽雙泯，捨情雲水，物外搜玄理。寂寞孤清趣妙有，豈顧形軀瘦役。捉住風飈，玲瓏輝煥，默默烹金液。神丹昭著，死生煩惱寧息。

又

玉花漸吐，被清風催結，金蓮光聚。歷劫昏迷齊照破，直透無爲門戶。七返迴光，三空覺照，間隔金花處。殷勤鍛煉，自然嬰姪常住。些子端的幽奇，自從下手，永永基堅固。蓮結瓊芳靈蕙長，深感慈悲頻顧。鼎內雲收，爐中丹結，九轉終重遇。參師雲步，會遊蓬島仙路。

詠 竹

愛君嘉秀，對雲庵親植，琅玕叢簇。結翠筠稍津潤膩，葉葉竿竿柔綠。漸胤兒孫，還生過母，根出蟠蛟曲。瀟瀟風夜，月明光透篩玉。雅稱野客幽懷，閑窗相伴，自有清風足。終不凋零材異衆，豈似尋常花木。傲雪欺霜，虛心直節，妙理皆非俗。天然孤淡，日增物外清福。

上元夜觀月

上元佳節，正一輪西步，天渠飛躍。素魄當空澄湛湛，獨現寒光無著。皓彩乾坤，無私遍照，萬古無瑕膜。渾如寶鑒，瑩然懸向寥廓。姑射絳闕瓊樓，群仙赴會，雲墜停鸞鶴。瑞氣祥煙籠寶殿，金碧霞輝交錯。爛醉蟠桃，彩雲歸去，殊袂飄香絡。嵩山遙對，爛銀盤裏期約。

題 酒

杜康得妙，釀三光真秀，清澄醇酎。太白仙才乘興飲，一斗佳篇百首。倒載山翁，襄陽童稚，笑唱齊拍手。陶潛籬下，醉眠門外

五柳。東里生死俱忘，待賓截髮，陶母款賢友。文舉無憂樽滿酌，香醕頻開笑口。喜遇堯年，醉鄉豐樂，古所希聞有。玉壺春色，祿延益算眉壽。

神光燦

譚哥昔日，瞻養家緣，積孽有若山丘。因遇仙師，東歷海島三州。勸誘頑愚向善，悟輪迴、捨愛迴頭。隨緣過，守清貧柔弱，雲水閑遊。因過懷州仙府，後閑行貴縣，時遇深秋。迤入嚴冬寒冷，得避無由。不免化些紙布，望諸公、念憶同流。如省悟，結雲朋霞友，物外同修。

又

長真稽首，遍覆諸賢，修行只要心堅。戰戰兢兢，日上常恐生愆。淡素清貧柔弱，未安寧、休做詞篇。真功行，在摧強挫銳，寂寞忘言。無則巡門乞化，對人前休騁，俊雅風顛。藏伏光輝，默默鍛煉丹田。千朝功夫做就，這些兒、暗裏相傳。功行滿，跨祥雲，歸去朝元。

當初學道，迤入玄門，逍遙物外優遊。占住庵兒，日夜不免尋求。殷勤來來往往，惹塵勞、怎悟真修。這蹤跡，看何時功滿，得赴瀛洲。瞥地廓然猛省，勘元初一點，有甚閑愁。落魄婪耽雲水，恣訪仙儔。有似開籠俊鷗，又還如、解鎖猿猴。我去也，把般般，打破便休。

童。百歲雲間電閃，限臨頭、那肯從容。不肯悟，到如斯悔懊，個個還同。速悟前途險路，早迴頭步步，卻入仙宗。袍布青巾，結交霞友雲朋。休外他搜密妙，認靈源、蓮結丹紅。趣真處，翫山頭、明月清風。

茫茫苦海，逐浪隨波，便宜識取抽頭。恩愛妻兒，都是宿世冤讎。因循浮華光景，把元陽、拋撒無休。限到也，看賢家著甚，計脫冥幽。不悟如斯巖嶮，聘機關日夜，計較貪求。頃刻輪迴，千生萬劫沈流。猛捨投玄入妙，免三塗、六道經遊。早下手，與風人物外，結取朋儔。

茫茫苦海，逐浪飄淪，癡如蜂蜜蛾燈。一向迷迷，妻妾兒女恩情。遭他恁般繫絆，限臨頭、獨赴泉冥。如省悟，棄浮華恩愛，處靜修行。細細塵情疎減，漸棲心養氣，隱跡埋名。淡飯麤衣，默默保煉靈明。迤而真人現也，向無中、金玉成形。大丹熟，這一靈真性，永永存存。

贈穆先生

修行門戶，敘次通知，先須屏子休妻。猛捨塵情，寂寞瀟灑相宜。無則街前展手，禦寒時、紙布爲衣。隨緣過，守清貧柔弱，火滅心低。日用擒猿縛馬，處無爲清淨，暗契真師。境滅心忘，神凝氣結靈芝。得得逍遙自在，任詩詞、勸誘愚迷。功行滿，指蓬瀛路穩，跨朵雲歸。

贈趙先生

趙仙入道，猛烈投玄，割除頓悟浮華。對境修持，不若火長蓮花。予今誠言少付，遇戈矛、寬納教他。若有病，便庵中如死，也莫還家。常傲如斯堅志，管聖賢暗裏，照鑒無差。火滅煙消，靈腑自吐黃芽。無私性停命住，意心清、玉結丹砂。功行滿，赴蓬萊鶴引，彩仗雲霞。

贈張九郎

天堂地府，善惡由心，死生迷悟爭先。悟捨家緣，忘心展手街前。淡素清貧柔弱，任雲水、遊歷飄然。持堅志，守天長地久，永永綿綿。舊孽如將消盡，定聖賢玄妙，暗裏相傳。意淨心清，自是寶結丹田。若有分毫故犯，返招殃、罪孽難言。如了了，赴蓬萊三島，做個神仙。

寄長安馮師兄

勸人行善，自做修行，兩般於道相宜。須避俗中鄉土，且要相違。妙藥沈痾救護，更不擇、貴賤高低。自然理，傲隴西師父，戒行行持。修煉須憑猛志，似大川山嶽，安穩無移。外行周圓，他日得處無爲。雲水逍遙自在，氣神和、功行雙齊。大丹熟，指蓬瀛穩路，攜朵雲歸。

寄長生劉師兄

處端稽首，上覆劉仙，一別倏忽三年。每遇臨風對月，思渴高賢。忽爾遽承教字，方就審、法候安然。弟且喜，無勞齒錄，存念綿

綿。自愧塵緣未斷，在磁洛兩郡，且恁隨緣。不果來期，希恕老拙無愆。首春即當拜覲，履高秋、頤素不宣。處端望，師兄通妙几前。

滿庭芳

欺昧成家，慳貪積富，靜言獨坐思量。養他數口，罪孽自家當。催促光陰似箭，纔青鬢、容改衰蒼。百年裏，誰人盡數，兀兀謾羅張。身強。聞早悟，知愆悔過，速改行藏。向閑中細細，增福消殃。更有高明大志，拋韁鑣、物外飄颻。修行好，遊山翫水，日用爇心香。

煙斂雲收，蟾孤秋靜，湛然獨顯希夷。常從坦蕩，默默飲刀圭。寶鼎祥煙攢聚，氣神會、結就靈芝。閑遊好，飄飄雲水，物外訪相知。隨時。緣分過，飢來覓飯，逐處投棲。任忙忙烏兔，物換星移。且恁塵中閑散，功成後、別有師期。將歸去，一輪明月，獨步赴瑤池。

咄這憨牛，頑狂性劣，侵禾逐稼傷蹂。鼻繩牢把，緊緊力須收。舊習無明常亂，加鞭打、始悟迴頭。忘思處，孤峰困卧，默默萬緣休。漸犖。前步穩，芒兒閑散，心意何留。趨雲山自在，真樂謳謳。蓑笠閑堆古岸，短笛弄、新韻悠悠。黃昏後，人牛歸去，惟見月當秋。

莫覓東西，休搜南北，玄真只在身中。萬緣齊斷，神氣始和沖。只要君心慷慨，慧刀舉、劈破昏蒙。還知否，般般撒手，性命可圓

容。 真空。離色相，閑閑閑裏，慢慢休慙。恁婪耽布素，物外飄蓬。飢則巡門覓飯，飽來後、明月清風。逍遙處，哩唌囉唌，落魄恁西東。

贈濟州王三校尉

蛾戀燈光，蜂貪花蜜，問君終久如何。欲成修煉，須出黑風波。慧劍攀緣割斷，離鄉土、趁卻娘哥。煙霞客，水雲步穩，隨分養天和。 消磨。除舊孽，婪耽布素，信任磨拖。興詩詞吟詠，舌誕唇歌。古往今來達士，自家與、無少無多。神仙話，休論蓬島，似是上高坡。

贈福昌縣趙殿試

儒業尊高，文章顯貴，算來世路榮奢。苦心勞志，求望步雲霞。假使登科攀桂，黃糧夢、空悟咨嗟。無常到，相如老杜，著甚理逃趨。 浮華。須勘破，塵緣擺脫，物外生涯。趣閑閑雲水，保煉根芽。得得心清意淨，三光秀、凝結丹砂。功成也，三清舉過，超上大羅家。

水龍吟

欲修無上菩提，便合下手須頭段。莫令帶水，拖泥土粘緒，些兒縈絆。生死明來，也全無在，自家決斷。把凡胎濁骨，煙霞路上，輕輕漸，都抽換。 步步清涼彼岸。趣閑閑、忘機休算。煙消火滅，冰凝玉結，長生侶伴。自得真空，妙玄因作，無人我觀。待丹成九轉，重陽再會，遊蓬萊館。

又

本初一點來時，幸然體態淳和好。迤生增愛，緣塵蒙昧，無窮真實。個個人迷，到如斯盡，逐情生老。把仙胎容易，浮沈苦海，隨波浪，成虛耗。速悟輪迴返照。把塵心、須當顛倒。煙消火滅，冰凝玉結，長生芝草。默默志論，討常堅守、自家爐竈。向三千功裏，殷勤鍛煉，定將來了。

世傳海有三山，內藏羽化仙芝草。秦皇信此，使令徐福，東遊蓬島。雲水風濤，浩浩男女，舟中成老。望仙源縹緲，煙波杳杳，肝腸斷，何時到。堪嗟人迷顛倒。謾區區、空生煩惱。不知自起，妄塵遮礙，先天真寶。頓悟家緣，掉守清淨，無爲功了。得心清意靜，性圓丹結，餌仙芝草。

瑞雲捧出三峰，上真下化宸遊地。祥雲深鎖，瓊樓寶殿，琳宮幽邃。萬頃嵐光，裏依稀降，玉泉蓮水。望仙人掌上，彎彎初月，常晶瑩，無瑕翳。碧嶂層層蒼翠。亂峰巔、猿叫鶴唳。我來感嘆，塵中羈絆，恩情名利。滾滾甘隨，逝波流轉，幾人攀躋。現停停雲漢，安然不動，作陰陽髓。

如夢令

鏡藥收來守拙，不遇知音難說。古鑒要予磨，點處便交光徹。歡悅，歡悅，袞出一輪明月。

又

竹笠竹冠竹椀，與我日常爲伴。坐卧去來空，便是清涼彼岸。
風漢，風漢，日月輪催不管。

又

只把靈臺頻掃，惜取自家真寶。火裏長蓮花，便是修行玄奧。
顛倒，顛倒，境滅心忘了了。

又

一片靈空爲伴，因把慾情割斷。日上煉虛無，常住神堂古觀。
風漢，風漢，此外別無手段。

又

隨分養營皮袋，坐卧去來明快。境上樂閑遊，些子無生罣礙。
忍耐，忍耐，占得逍遙自在。

又

物外遨遊落魄，步步清涼雲脚。閑裏弄虛空，別有蓬萊期約。
這著，這著，細細人情除削。

又

大道無名無說，休恁謾生分別。火滅與煙消，便是良辰佳節。
宜拙，宜拙，認取春花秋月。

又

大道根元歸素，絕盡人情思慮。火滅與煙消，認取元陽收固。
此做，此做，便是長生捷路。

又

因遇重陽師父，引入全真門戶。慧火煉靈空。不敢胡行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近如一步。

又

清靜無爲做徹，高下休生分別。滅盡我人心，自有真師提挈。
提挈，提挈，雲綻家家明月。

又

日用滌除塵垢，擒縛馬猿不走。展手向街前，守一不生貪構。
貪構，貪構，怎得功成行就。

又

不染俗情非是，不慢下貧趨貴。不敢受人欽，自在逍遙雲水。
雲水，雲水，守一無爲徹底。

又

休訝弟兄不喘，只要人情疎遠。不敢受人欽，不喜輕肥杯饗。
舒展，舒展，鍛煉丹砂九轉。

又

落魄無拘野叟，自在逍遙閑走。他日返家山，重會雲朋霞友。
知友，知友，共飲蟠桃仙酒。

又

日用靈光內鎖，保護真心不破。金玉得凝澄，生死無由近我。
功果，功果，歸去獨攜雲朵。

寄濬州道友王四郎

傳語濬州道友，休戀隨情花柳。最好逐譚風，保護形軀不朽。
不朽，不朽，共飲長生仙酒。

贈王三校尉宅三姑姑

欲做俗中修煉，先滅我人分辯。柔弱守清貧，堅志始終無變。
真善，真善，損己利他方便。

贈修武賈信實

入道先生姓賈，日用持心低下。要見本來真，閑裏擒猿捉馬。
擒耍，擒耍，須徼譚風害症。

贈張李二公道友

堪嘆浮生不久，盡迷氣財色酒。如悟捨塵緣，共結雲朋霞友。
知友，知友，保護身軀不朽。

贈閩鄉縣酒賈

深愛賈公吉善，水雲遊歷玄便。他日處無爲，得得虎龍交戰。
交戰，交戰，丹結永除千變。

述懷

一點靈光不昧，出入往來無礙。處處現圓明，物物頭頭應解。
寧耐，寧耐，萬禍不能侵害。

西江月

役我盡因心意，滌除般若玄機。不勞南北與東西，方寸些兒便是。
寶鑑塵埃蒙昧，須從磨煉輝輝。光明一點照無爲，直入蓬萊幽邃。

又

學道休於外覓，靈苗出自心田。鐵牛耕透見根元，全在殷勤鍛煉。
認證元初面目，端身勿使邪偏。六鈞弓硬拽來圓，箭箭紅心有驗。

又

頓悟輪迴入道，時中鍛煉綿綿。存存損損恁專專，要免將來流轉。
火滅蓮開五葉，煙消玉結三田。欲超無上離人天，了取空虛古殿。

又

欲入全真門戶，行住坐卧寂寥。存心乞化度中朝，塵事般般屏了。莫論黃芽白雪，休搜龍虎嬰嬌。色財無掛火煙消，便是蓬萊三島。

又

堪嘆光陰迅速，日生思慮憂愁。慙慙甘作逝波流，迷戀氣財色酒。日月暗催人老，利名不使心休。爭如放下觀山頭，明月家家盡有。

又

寒後添些紙布，飢來展手巡街。殘羹冷飯且充齋，柔弱清貧遠害。萬禍皆因心起，無心無禍無災。自從心定守真胎，雲水逍遙自在。

又

寒後添些紙布，飢來乞覓殘餘。野情喜不擇麤疎，且要遮形植肚。自嘆愚蒙過甚，徒勞設藥防拘。從今放下樂清虛，做個慙慙暮故。

又

作伴修行未是，飄飄物外行持。孤雲野鶴任東西，何有些兒礙滯。淡飯尋他兩頓，清清淨淨無爲。寂寥瀟灑最相宜，別有一般滋味。

行 香 子

得得無修，無惑無求。放心閑、無喜無憂。逍遙自在，雲水閑遊。趣空中玄，玄中妙，妙中幽。落魄婪耽，垢面蓬頭。恣陶陶、真樂歌謳。隨緣一飽，真個風流。這般來無，無來有，有來由。

又

朝也防心，暮也防心。恐心生、熟景來侵。多能術藝，書畫棋琴。更不生貪，不著愛，步瑤岑。善也由心，惡也由心。善心閑、惡意狂尋。心生虛度，日月光陰。便如雲行，如水去，訪知音。

雲 霧 斂

匿光輝，認愚鹵。兀兀騰騰，閑裏尋閑步。垢面蓬頭衣縷縷。乞食忘慚，方稱煙霞侶。絕驕矜，趣真素。不受人欽，不擇貧卑處。認正丹陽師父語。了了惺惺，功滿歸蓬路。

做修持，休輕侮。認取雲中，細細清清雨。淨淨泠泠靈芽吐。心外尋求，謾了虛辛苦。坐與行，卧與住。閑裏閑搜，閑暇逍遙做。結就金花開玉戶。一道光明，直射無爲路。

告行人，聽少訴。著假求真，也好迴頭顧。勘驗行藏休慕故。不合虛無，怎得蓬瀛住。認元初，歸瑩素。勤拭靈臺，勿使塵埃污。心上貪瞋癡盡去。暗裏功成，有個真師度。

臨江仙

得得全真真妙理，無爲無作無修。自然清淨行功周。祥雲圍絳闕，瑞氣繞瓊樓。心似閑雲無罣礙，身同古渡橫舟。真空空界可相酬。白牛眠露地，明月照山頭。

虛幻浮花休苦戀，南辰北斗頻移。暗更綠鬢盡成絲。百年渾似夢，七十古來稀。奉勸人人須省悟，輪迴限到誰知。修行宜早不宜遲。從前冤孽罪，要免速修持。

稽首吾門諸道友，降心向外休尋。等閑容易費光陰。修行何是苦，不了我人心。滅取無明三孽火，勿令境上相侵。本來一點沒昇沈。真閑如得得，步步上高岑。

連理枝

浮世愚癡輩，一向貪名利。愛海恩山，拘繫鎮迷，酒色財氣。算榮華富貴電中光，好迴心改悔。早早尋出離，默默搜玄秘。寂淡貧閑，隨緣度日，道人活計。守無爲清淨行功周，赴瑤池宴會。

贈京兆府安王解元

太原公疾苦，聽予告切。聖賢待把伊提掣。好休歇。算人生七十，古來云少，看看到也，做個放下決烈。割攀拽。趣閑閑，歸瑩素，安恬養拙。認靈源、煉磨明徹。從前孽。向三千功裏，徐徐消滅。青山綠水，五人共賞風月。

採桑子·贈獲嘉王法師

譚風偏喜王三父，夙世良緣。休更推延。妻惡兒嫌出世鄺。
修行外用無爲作，囚馬擒猿。不返家園。定做逍遙物外仙。

驀山溪

修行鍛煉，休覓嬰和姤。認取本元初，起塵埃、須除莫惹。常
生正覺，宜向觸來看，絕人情，去浮囂，俗事般般捨。長行坦蕩，
閑裏調和假。空裏做真修，恁清清、泠泠脫灑。日中靜損，真正合
虛無，樂逍遙，趣閑閑，步步無生也。

鄺中碌碌，虛幻名和利。休恁苦勞心，鎮區區、傷神損氣。迴
頭是老，悟即便抽身，拚榮華，絕財色，樂道超浮世。恩情愛戀，
鼎內如魚戲。休論早修持，甚一日、推他一日。風人低勸，微語破
迷癡。早下手，速爲之，做個前程計。

青玉案·喝馬

師真引入修行路，默默無言句。慢慢持修歸真素。般般返照
盡成空，馬兒悟。證內外無塵慮。真清真淨投真處，細細搜尋妙
玄趣。勘破浮華清虛做。降魔劍斷孽緣休，馬兒度。步步入長生
戶。

阮郎歸·詠茶

陰陽初會一聲雷，靈芽吐細微。玉人製造得玄機，烹時雪浪
飛。明道眼，醒昏迷，苦中甘最奇。些兒真味你還知，煙霞獨步

歸。

閑閑雲水任東西，靈空一片隨。昏昏默默往來飛，前程事已知。
真大道，出塵機。般般種種離。重陽許我白牛兒。而今便是誰。

卜算子

四大因緣做，苦海憑船渡。一棹清風到岸頭，得上無生路。
人嘆風貧苦，我步閑閑趣。脫體全空沒一文，勝似石崇富。

自入玄門戶，寂淡清虛做。靜裏披搜四假身，勘破塵行路。
悟上還重悟，得得真閑趣。收住身中無價真，豈逐人情去。

風漢閑中做，彼岸神舟渡。萬里晴空無片雲，月照曹溪路。
割斷冤情苦，默默明玄趣。一任傍人笑我貧，肚裏非常富。

水雲集卷下

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

沁園春

愛慾無涯，有限形軀，休苦苦疲。這宿緣分有，兒和女是，他家
衣飯，各自相隨。謾使心機，空生計較，大限臨頭孰替伊。當須悟，
早抽身物外，也是便宜。蹉跎下手猶遲，切莫外周遊覓妙微。但
塵心起處，皆魔孽認，元初本有，鍛煉昏迷。真靜真慈，玄波滌蕩，
自在逍遙境上持。千朝後，現靈臺一點，光射無爲。

虛幻浮華，百歲光陰，嘆一剎那。謾區區碌碌，爭名利縱，榮華富貴，食得如何。蜃氣樓臺，虹橋碧落，些子時光長久麼。聞強健，出熬熬苦海，速上高坡。聰明切勿蹉跎，算世事皆空身莫過。認元初本有，無窮寶染，塵埃蒙昧，慢慢揩摩。保養靈根，頻頻澆灌，水間金花結玉柯。超生滅，這本來一點，無少無多。

好沒來由，名利區區，幾時盡頭。算榮華富貴，名高位顯，妻兒艷女，肯做持修。冷淡玄門，清虛妙道，苦澀難行孰意留。修行路，悟輪迴生死，有分仙流。除身盡是閑愁，猛割斷冤情去便休。頂青巾布素，隨緣度日，逍遙雲水，物外遨遊。閑裏尋閑，損之又損，火滅煙消絕外求。將歸去，這鄴都路變，蓬島瀛洲。

自古愚賢，日月輪催，盡沈下泉。嘆張陳義斷，因名利恣，奢華後主，破壞家園。楚廟江邊，漢陵原畔，勢盡還空皆亦然。英雄輩，盡遺留壞塚，衰草綿綿。嗚呼往事堪憐，染虛幻浮華逐逝沿。又爭如省悟，塵勞夢趣，貧閑歸素，保煉丹田。越過輪迴，超昇苦海，直上清涼般若船。逍遙岸，會玄朋瓊路，同訪桃源。

倏忽光陰，四大浮空，是非久堅。這輪迴誰保，朝昏徹被，家緣恩愛，繫絆遷延。一個真靈，千生萬劫，苦海浮沈逐孽緣。當須悟，在伊家慷慨，生死爭先。聰明切聽微言，好放下閑愁搜妙玄。認貧閑寂淡，休生惡勘，元初一點，擺出新鮮。直正無私，常行平等，坦蕩逍遙任自然。真功行，向閑中慢慢，積纍成千。

望 海 潮

全真大道，無爲清淨，重重障礙堪嗟。每嘆自緣，招且不免，閑遊雲水他趨。無念謗誹邪。願人人早悟，急景浮華。道祖西昇，去尚猶避過流沙。歸地肺復仙家。會雲朋霞友，真樂無涯。虛堂宴賞，蟠桃爛熳，瑤卮共飲流霞。滿坐戴瓊花。得玄玄結正，一粒丹砂。此際功成行滿，同泛渡雲槎。

堪嗟浮世，誰能省悟，人人俗景迷遮。顏貌日衰，殘由尚苦，貪求愛戀嬰娃。慾海浪途賒。被二輪催促，易鬢霜華。忽爾無常，限到著甚理逃趨。爭如悟速拋家。屏塵緣外絕，內固根芽。三千密要，陰功八百，真誠煉行無差。雲水步煙霞。認三光真秀，凝結丹砂。異日功成去也，牛斗泛靈槎。

恣 逍 遙

自慕貧閑，來來懶惰。憨憨地、並無災禍。殘羹冷飯，全無煙火。喫一碗、肚暖則個。他是他非，於予可可。眼前事、近來識破。騰騰兀兀，隨緣且過。恣逍遙、住行坐卧。

南 柯 子

頻剔靈明燭，勤磨智慧刀。萬緣一豁絕絲毫。鍛煉元初，終始莫辭勞。水底霞光超，山頭雪浪拋。虎龍蟠鼎繞周遭。煉就仙丹，步步上青霄。

此時觀。雄劍鳴開匣，人頭落玉盤。一輪明月上欄杆。了了從斯，心意始閑安。

黃鶯兒令

活鬼活鬼，日日市鄺，爭名競利。爲戀他好女嬌兒，把根源輕棄。早早不肯尋出離。大限來何計。想你也没分昇天，卻有緣入地。

菩薩蠻

慧刀揮處人頭落，虹霓萬道衝雲脚。滅盡我人心，何勞向外尋。白蓮生火裏，法忍無生死。忍辱兩皆空，龜毛兔角同。

瑞鷓鴣

修行休覓虎龍兒，只要靈明識本機。昏則彌陀成外盜，悟來煩惱是菩提。常搜己過心明顯，惟見他非性轉迷。打破般般休歇去，虛堂深處伴牟尼。

修行休覓虎龍兒，火滅煙消財色離。內煉氣神成九轉，外除情慾卻三尸。居常休話他長短，處淨宜搜自己非。長使靈根無罣礙，自然證果佛菩提。

修行頻剔性中燈，照破從來闇裏昏。物物頭頭休染著，昏昏默默絕言論。超凡入聖非由我，地獄天堂總在君。惟有一條真正路，居常牢閉四城門。

人人學道慕腥羶，嗜酒迷花罪孽纏。心慕腥羶傷物命，意生貪愛損根源。惟論藥術矜能解，豈信金科秘妙玄。如悟本空休歇去，一齊放下學修仙。

修行心煉似寒灰，放下癡貪氣色財。人我怎生成道果，是非難得產真胎。無明滅盡朝金闕，情慾俱忘拜玉階。修煉直須煙火滅，爲心低處有蓬萊。

本來真性是玄機，只在靈明悟得時。火滅煙消成大藥，境忘心盡見菩提。虛閑清淨真仙路，寂寞無爲出世梯。一法不生無罣礙，修行惟是這些兒。

修行須唱落花蓮，損損閑閑任自然。日上莫談他事短，時中頻整自心偏。休離方寸搜丹藥，莫外周遊覓妙玄。長使靈臺無一物，便成九轉產胎仙。

修行非易亦非難，應物慈悲認內閑。意上有塵山處市，心中無事市居山。常耕清淨田三段，定守無爲舍一間。地久天長專一志，自然結就紫金丹。

莫言容易做修持，損損存存恐礙違。兩飯慮頻侵道友，一錢外恐損希夷。衆中戒口忘矜俊，獨坐防心斷騁馳。十二時中常返照，猶疑暗察有無私。

贈王公雲庵

王公幽隱遠佳餐，保護靈根守內閑。意上有情山處市，心中無慾市居山。 頤神須要常溫暖，煉氣功成拒暑寒。專一始終無變異，自然凝結寶琅玕。

贈 郭 公

休心損事養根源，寂淡清虛守自然。積德仁風師孔孟，僻潛高潔傲顏原。 定觀明月三秋夜，妙趣玄風九夏天。詩酒琴書誰可並，野夫常許似龍眠。

望 蓬 萊

真大道，損損做修持。到處受人欽供養，得便宜是落便宜。步步入青泥。 爲貧漢，寂淡莫相違。外貌常教人見畏，內容默默採靈芝。指日赴師期。

聽咨告，少事要君知。萬事苦求終害己，得便宜是落便宜。伶俐不如痴。 真修煉，心外莫行持。只據眼前爲見在，自然煩惱不相隨。步步入無爲。

行大道，認取坎和離。一點來時顛倒處，兩般消息與搜披。玄妙不難知。 休外覓，識取自菩提。有相身中成鍛煉，無爲路上證牟尼。指日跨雲霓。

全真妙，無我亦無人。無作無爲絕視聽，謙和柔弱沒疎親。寂

寞守清貧。 玄玄處，得得好良因。一點無生真自在，湛然常寂本來真。功滿列仙賓。

長真子，日計旋尋求。隨分隨緣消舊業，閑愁閑悶一時休。明月照山頭。 常澄湛，無證亦無修。自在不居因果界，逍遙穎脫出沈流。功滿到瀛洲。

滿 路 花

因師超苦海，捨俗探幽玄。頓居歡喜地、認貧閑。是非人我，豈論與愚賢。步步清涼路，信任遨遊，兀誰知恁恬然。 也無心、遠望神仙，到了分隨緣。堯年豐歲稔、謝皇天。水雲活計，只覓一文錢。損損閑閑趣，寂寞無爲，任他歲月綿綿。

重陽佳節至，雲水寄天涯。玄朋邀共飲、賞黃花。特臨雅會，南望翠煙霞。極目嵐光裏，隱約依稀，瑞雲深處仙家。 任陶陶、暢飲喧嘩，觥泛笑擎誇。樽前惟對酒、喜何加。浮金激灩，默默採靈葩。飲罷還重勸，不醉無歸，月明初上窗紗。

上無三瓦舍，下沒一犁田。水雲真活計、且隨緣。街前展手，化個有緣前。獨步歸來晚，萬里晴空，卧聽虎嘯啼猿。 趣閑閑、真樂無邊，一派滾靈泉。鼎中真火降、汞凝鉛。虎龍蟠繞，真秀結根源。默默無爲坐，獨守孤峰，一輪明月流天。

搗 練 子

搗練子，具如何。從前罪孽暗消磨。囉哩唆，哩唆囉。從初

得，認波羅。色財勘破撲燈蛾。囉哩唎，哩唎囉。

又

聽分割，這風哥。尋常只恁囉哩囉。囉哩唎，哩唎囉。些兒話，不須多。交賢會得笑呵呵。囉哩唎，哩唎囉。

清淨法，越婆娑。神舟穩駕渡沈波。囉哩唎，哩唎囉。早下手，出迷河。伊還不悟轉蹉跎。囉哩唎，哩唎囉。

浮華事，夢南柯。流年電閃下輪坡。囉哩唎，哩唎囉。早脫離，出漩渦。兩輪日月疾如梭。囉哩唎，哩唎囉。

風人唱，破迷歌。迴心與我見彌陀。囉哩唎，哩唎囉。十搗練，要調和。恩情慾愛是冤魔。囉哩唎，哩唎囉。

漢宮春

甲子天元，遇明朝聖代，神仙出世。仙師密遣，故我水雲東歷。山遙路遠，渡難阻、豈辭迢遞。惟念念，人人未悟，虛華戀著家計。

輪迴最苦省悟，照前賢作用，如何脫離。塵緣屏絕，漸迤可親玄理。功成氣結，得指日、身超仙位。歸去後，鸞鶴引赴，蓬萊真會。

欲人無爲，樂閑中閑裏，只這些兒。惟論目下，未來已往休披。常行坦蕩，遠財色、人是人非。新來恁，怡怡內樂，境上無掛毫絲。

昏昏默默得也，向無中捉住，真個根基。惺惺灑灑，無用無作無持。頭頭返照，自然理、觸處暉暉。誰會得，清風皓月，湛湛兩個人

知。

自慕貧閑，便摧強挫銳，柔弱和光。塵緣頓捨，慧燭朗熬靈房。七門返照，用七寶、密密鋪妝。擒猿馬，邪生智巧，鍛煉列另端行。

清淨自然守守，守無爲常善，一炷心香。平康宴樂，玉液酬泛瓊觴。雲朋霞友，笑喧嘩、金玉玎璫。人去後，雲收霧斂，澄澄月滿虛堂。

長思仙

朝思仙，暮思仙，思憶真師四五年，惟愁功未圓。功須圓，行須圓，功行雙全作大仙，攜雲歸洞天。

又

外奔馳，痛鞭持，習性調和路不迷，清溪香草肥。芒兒歸，牛兒隨，明月高空照古堤，人牛不見時。

金要多，銀要多，奴馬田園苦要多，臨行孽更多。貧如何，富如何，萬事無心只恁何，將來奈我何。

道人心，處無心，自在逍遙清淨心，閑閑雲水心。利名心，縱貪心，日夜煎熬勞役心，何時休歇心。

修行心，包容心，一片清虛冷淡心，閑閑無用心。滅嗔心，去貪心，寂寞清貧合聖心，無生現本心。

好顏容，似花紅，莫待馨香逐晚風，臨頭始悟空。妙搜窮，脫凡籠，猛烈灰心出世雄，功成三島峰。

遇風仙，接幽詮，雲水飄蓬鎮日閑，靈明現本元。結真鉛，溉清泉，須信壺中別有天，逍遙得坦然。

得還無，合虛無，湛湛澄澄有若無，元初無更無。理清虛，證空虛，一點靈源實若虛，光明徹太虛。

得玄玄，悟三三，火滅煙消風害譚，昏昏保玉男。趣閑閑，認憨憨，一性渾如月正南，澄澄現碧潭。

憶王孫

神舟穩駕出沈流，明月輝輝命自周。兩個先生暗點頭。有來由，萬劫輪迴向此休。

又

修行誰會把心降，赤鳳驅將飲碧江。調引嬰嬌笑舞雙。剔銀缸，物物頭頭現曉窗。

從初得得便風流，降伏龜蛇住定州。千日丹成永永收。好因由，自在逍遙萬事休。

心中無事氣神和，不覺欣欣言語多。劍用道鋼磨更磨。害風哥，割了舌頭趕退魔。

塵寰財色苦相縈，著愛浮華役此身。好悟靈源一點真。絕貪
嗔，便是逍遙到岸人。

無無無有有無無，悟得無無便不愚。日月年時損壯羸。見元
初，萬道霞光攢寶珠。

茫茫苦海兩無邊，無限迷魚□黑淵。我擲金鉤釣有緣。線兒
牽，引上神舟採玉蓮。

減字木蘭花

全真門戶，靜靜清清無作做。非易非難，財色無明盡結丹。
真龍真虎，境滅心忘知去處。鉛汞相傳，交媾須離種種邊。

又

逍遙自在，去去來來無罣礙。一片靈空，處處圓明無不通。
無分內外，瑩徹周沙含法界。遍照無私，明月高穹秋夜時。

心顛意耍，難辨身中真共假。意耍心顛，招得全生罪孽愆。
心寧意息，定裏閑閑明慧力。意息心寧，道自歸而神自靈。

遇而不悟，可惜惺惺逐慾去。目下蹉跎，教我如今怎奈何。
他時若到，悔晚投玄親妙道。早早迴修，免向三塗六道遊。

水雲皮袋，似水如雲長自在。自在閑人，閑裏搜尋物外身。

任行任住，色外真空閑裏做。欲覓真空，只在南山盡靜中。

塵心起處，隔了逍遙雲水路。不起塵心，色相還空猿馬擒。
而今勘破，保守天真閑裏過。欲識天真，白玉黃金鑄就身。

武陵春·贈李道人拆字

日勸君君不省，下越食忙。識常常內轉傷，肯恁思量。 養靈
根牢固取，目好迴光。兀騰騰萬事忘，內熟仙香。

南鄉子

物物不追求，免有人前寵辱憂。世路巧機齊放下，休休。順著
人情不自由。 最好把身囚，落魄隨緣雲水遊。乞食存心消舊孽，
修修。譬似無常限到頭。

永遇樂·贈濟州王三校尉

飄逸閑行，坦然穩路，任雲任水。落魄婪耽，蓬頭垢面，朝日常
如醉。騰騰兀兀，遨遊閑散，去住並無繫繫。覓殘餘、填腸塞肚，到
處夜來闌睡。 人人未悟，修持都是，自著難爲割離。愛慾無涯，
煎熬苦海，生滅何時已。一蓑一笠，隨緣且過，便是道人活計。你
咱自、迷情未肯，且只恁地。

踏莎行

雲水閑人，婪耽布素。逍遙物外煙霞步。存心乞化度朝昏，巡
門諾諾須分付。 水定雲閑，不隨他去。煙消火滅清涼趣。此遊
聖境又空迴，攜筇獨上長安路。

屢勸聰明，聰明不悟。尋常相付留詞句。詞中惟是勸迴修，何曾詞裏依他做。早悟輪迴，速尋出路。二輪催促朝還暮。今生榮貴是前緣，來生果報將何去。

捨俗修行，超塵歸素。安恬寂淡忘思慮。顛狂猿馬鎖空房，靈源一點常教住。莫覓金翁，休搜龍虎。清清閑暇逍遙做。慧風吹散嶺頭雲，一輪月照曹溪路。

步步無生，緣親禪道。明來暗合通莊老。風仙十載去朝元，處端雲路將應早。悟正身中，無窮真寶。因緣漏果何須造。閑閑活計我家風，逍遙坦蕩吾門好。

既得修真，須搜玄理。心中事事都忘棄。因師妙旨悟元初，山頭一點光明起。落魄生涯，水雲活計。遨遊坦蕩紅塵裏。諸公休訝這風人，尋常只恁哩囉哩。

懃懃懃懃，無言無說。自慚謾設虛分別。從今更不外奔馳，其中尤妙偏宜拙。收捲精神，藏輝跡滅。空生煩惱齊休歇。祇陀園裏種瓊花，芬芳一朵金蓮結。

纔見春花，又逢秋月。春花秋月何時徹。勸君速悟勿蹉跎，壺中別有嘉時節。斷愛超塵，當須猛烈。元陽固煉搜玄訣。神珠磨煉莫交昏，無來不去超生滅。

忍辱常餐，永除濁酒，洗心滌意忘諸有。存存損損了空虛，安安穩穩無他走。靜靜清清，天長地久。春花秋月堅堅守。騰騰兀兀向前行，昏昏默默合著口。

一顆玄珠，從來蒙昧。貪嗔癡染難分解。頓修滌蕩不交昏，輪迴生死都無礙。急急行持，休生退怠。綿綿鍛煉須寧耐。了心何處是歸期，彩雲鶴引蓬萊會。

贈興平趙六士

百歲榮華，星移光烈。人身難保朝昏徹。恩情眷愛已收空，不時大限將分別。早悟輪迴，驚生慘切。割情捨愛親玄訣。公還猛烈入清虛，風人許你開心月。

寄京兆徐公

方寸靈田，何曾拂掃。塵埃久暗生荒草。神泉散漫不凝澄，如何結得長生寶。雲水尋真，逍遙訪道。離家便是離煩惱。聰明如悟肯休心，孤峰共飲蟠桃老。

贈王三校尉

稽首王公，微言少告。殘年霜鬢君今到。攀緣恩愛幾時休，閑身強健灰心好。深理幽微，世情顛倒。寂寥瀟灑搜玄奧。水雲同步訪丹陽，孤峰共飲蟠桃老。

贈濟州王四郎

賢兄來到，說公深淺。我聞聽、忽生嘆羨。一母三枝背長情，

安忍心變。悔前非、改行方便。 聰明省會，速來見面。與仁兄、和顏歡宴。稍有違情定風子，決成宛轉。水雲去、更無廝見。

浣溪沙·辭賈公

雲水飄飄物外遊，垂綸獨釣大神舟。遇迷苦海不吞鉤。卻返碧波歸去後，家山重會馬丘劉。玉壺金液宴仙儔。

長生先生作《滿庭芳》讚道釋寄助緣盧公武德

釋氏禪宗，老君道祖，呂鍾海蟾明天。重陽立教，東海闡良緣。惟度丘劉譚馬，分異派、王郝先傳。將來去，十洲仙會，霞友性團圓。成仙。非難易，行修八百，功了三千。待天書紫詔，性命完全。要出陽陰之殼，常無染、萬物無愆。真了了，龜蛇蟠繞，陰盡去朝元。

後 序

人生天地間，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爲萬物之靈，佛性仙材無不具，藥爐丹竈無不備。若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利，靜息虛凝，則可以長生久視。長真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真人西抵汴梁，付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纍行，先厭世而登真。有留語錄、詞章，僅數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之四方久矣。值丙午間，濬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真堂。今又值纍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鈐高友並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真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斯文泯絕，

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城西庵，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真人羽化已久，斯文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作前序，又屬予爲後跋，遂不揆荒蕪勉述。

又

僕一日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壁集》間，忽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愕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攜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竊欽慕之。柰屢經兵火，將諸全真玄奧之書板集，俱已焚燬殆盡。惟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閤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爲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昔有東牟范學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手耶？”屢辭不獲，聊爲散語，以塞雅命云爾。

峇己丑年重陽日。

（《道藏》第25冊，第845～865頁）

長真譚先生示門人語錄^①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德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火，師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所以悟人修行，割情棄愛，摧強剷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父母未生時真

① 又見於《水雲集》卷上，文字略有差異。

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業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舊愛境界朦昧真源，常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姤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罪業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爲清靜，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晉真人云：“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

（〔元〕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卷上，《道藏》第32冊，第435頁）

傳記資料

甘水仙源錄·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璚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爲之士也。士至於無爲無不爲，攜壺曳履，落魄於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爲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馬、譚、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沖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鏐鐻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己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遭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

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殞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卧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必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陽，與馬、丘、劉同處。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遺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蜕，徑歸關中，瘞之於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水介於鳧舄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後寓跡於河朔獲鹿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逼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卧內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於後。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

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拾礫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間，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觀在後長春丘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自童稚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鸞之後，數十年居仙塋之側。王生主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醮祭無惰。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敬喜而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跡。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31～732頁）

金蓮正宗記·長真譚真人

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爲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爲鄉里所重。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疾，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效。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馬君宅中閑居，扶杖往謁，將求治療之法。先生扃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剝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爲仙緣所契，乃召之同衾而寢，

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爲異人也。輒拋棄產金，如視糞壤，乞侍左右，終身不退。乃賜之法名曰處端，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焉。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迴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絕思慮，戴青巾，穿紙布。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別鄉黨，從祖師左右，南遊汴梁，朝參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禮。厥後遯跡於伊洛之間，調神煉氣。雖託宿紅衢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爲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宮，以爲朗然子煉丹之地，故愛而不捨。自後門衆大集，尚駸駸然乞食不已。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爲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爲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數百家，但蓄二字者皆免。一旦戒門人曰：“重陽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面南，枕肱而蛻骨焉。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泝流之道，大行於世。

讚曰：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掛百衲以甘貧。煉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煙霞爲蓬閭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胸心鐵石腸，正豪強裏便迴光。洛陽春暖神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秦志安編《金蓮正宗記》卷四,《道藏》第3冊,第357頁)

七真年譜·譚處端

門下夷山李道謙編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重陽祖師年十二。是年三月初一日,長真譚真人生於寧海州,始名玉,字伯玉。……

……

(金太宗)天會六年戊申,重陽祖師年十七。其年長真真人六歲,按密國公撰真人碑云:六歲,因戲墮於井,人急下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

……

天會十五年丁巳,重陽祖師年二十六。此年長真真人年十五,密國公作真人碑云:公十有五歲而志於學,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

……

(金世宗)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年五十六。……是冬,長真真人就環內出家,祖師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時四十五歲矣。

大定八年戊子,重陽祖師年五十七。……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八月,祖師挈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

大定九年己丑,重陽祖師年五十八。……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以所執傘柄內盛“養陽子”號,乘風而起,至查山玉陽公前墮地,蓋賜公之號也。

……八月，祖師立“金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陽、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時年二十三。十月，於掖縣立“平等會”。是月，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中。

大定十年庚寅，重陽祖師於正月初四日召丹陽、長真、長春立於榻下，時長生遽去，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吾今赴師真之約耳。”丹陽請留頌，師曰：“吾已書於長安灤村呂仙庵矣，令口授汝。”言訖而逝。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是止五十八歲矣。四子盡禮，權瘞於孟宗獻之花圃。既而，丹陽真人率三友人關，謁和、李二真人於終南太平宮，會史處厚於京兆，劉通微、嚴處常於終南。二真人乃祖師之友，三子亦祖師之弟子也。

大定十一年辛卯，丹陽真人年四十九。是年，與三友居劉蔣祖庵，修治葬所。……

大定十二年壬辰，丹陽真人年五十。春，於長安化自然錢，率三友復往汴梁，遷祖師仙柩西歸，葬於劉蔣村祖庵。……

大定十三年癸巳，丹陽真人年五十一。是年，四師劉蔣居喪守墳。……

大定十四年甲午，丹陽真人年五十二。……八月，丹陽、長真、長生、長春於鄆縣秦渡鎮真武廟月夜共坐，各言其志，丹陽闕貧，長真闕是，長生闕志，長春闕閑，翼旦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真居洛陽朝元宮，長生居洛陽市土地廟，長春西入礪溪。事見《金玉集》。

大定十五年乙未，丹陽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真真人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明於官，真人吐之而去。……

大定十六年丙申，丹陽真人年五十四。長真真人此歲遊歷洺州，居白家灘。……

大定十七年丁酉，丹陽真人五十五。長真真人行化於高唐縣，與茶肆吳六書“龜蛇”字，曰：“可置之壁間，以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乃免。

……

大定十九年己亥，丹陽真人年五十七。……長真真人遊歷衛州，獲嘉縣府君廟居之。

大定二十年庚子，丹陽真人年五十八。……長真真人西遊同州，居西里庵。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丹陽真人年五十九。……長真真人居華陰縣純陽洞。

……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長真真人年六十三。是歲四月初一日，昇仙於洛陽朝元宮。其暢道接物詩詞，目曰《水雲集》，行於世。

（門下夷山李道謙編《七真年譜》，《道藏》第3冊，第380～384頁）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

師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人也。初名玉，字伯玉。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朔。幼墮井，坐水上，無驚，復遇火，不怖，人皆異之。年十五有志於學，作《蒲萄篇》，已膾炙人口。嘗因醉卧途中，遇雪，感風痺之疾。大定七年秋，聞馬宜甫師事重陽師，遂棄妻詣全真庵禮重陽，願為弟子。時夜寒甚，爐竈清冷，殆不可忍。重陽遂展足令師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卧甌中。

旦起，重陽以盥洗餘水令師盥面，於是宿疾頓除，鬚眉儼然。師乃拜禱重陽，求道之日用。重陽遂授以四字秘訣，又贈以詞，有“達真譚玉”之語，爲改今名字。九年冬，重陽遊汴，師同馬、劉、丘三師侍行，寓王氏旅邸。明年庚寅正月初四日，重陽仙去。師與三師舉仙蛻西葬劉蔣，廬於墓側三年。十四年秋，師東出關，居洛陽朝元宮。後遊河朔獲嘉縣，居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師鎖庵往衛州。至夕，廟官溫六見庵中火光，窺見師擁火而坐。廟官驚，遣人趨州求師，師在州之北關旅邸中卧猶未起。及還庵，火燼尚未滅。十五年，師遊磁州二祖鎮。遇一醉徒，問師：“爾從何來？”未及應，遽以拳擊師口，齒折血流，而容色愈和，吐齒握手中，歌舞而去。市人見者皆怒，使訟於官，師但云：“彼醉耳。”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十六年，上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纍月治療無方，夢一道者與之紅藥服之，覺而疾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即夢中賜藥之師也。”欲謝之，師不顧。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純陽洞，示衆：“六年滅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復遊洛陽，於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乙巳四月朔，令門人預營葬事，遂書《行香子》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現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今寧海棲霞觀即其故居，洛南朝元宮乃師登真之所也。

元世祖皇帝封號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武宗皇帝加封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讚曰：抱疾求師，雪寒無寐。春生兩足，道光四秘。夜焚楮，

• 140 • 曉卧衛州。驂鸞跨鶴，掉臂瀛洲。

(劉天素、謝西蟾撰《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道藏》第3冊，第374～375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遭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席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甌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崑崙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跡，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鸞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於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

如狂如痴，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跡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於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瀋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置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鷄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

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於世。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道藏》第5冊，第422～423頁）

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長真真君

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玉，字伯玉。生金太宗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中年患風痺，師事重陽，每旦，重陽以盥餘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道。以宿業重，因遇醉徒毆擊，折齒流血，師皆不問。丹陽聞曰：“一拳消盡多生業。”道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三月初一日生，四月初一日上昇。

（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道藏》第24冊，第75頁）

有像列仙全傳·譚處端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玉，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詠木架葡萄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重陽留同宿庵中。時大寒，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甌中。明日，以洗手餘水令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溫拜於前，處端微答，不言而出。溫待師久不至，乃跡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少出。”朱迴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云。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之於肆。時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吳郡王世貞編次、新都汪雲鵬校梓《有像列仙全傳》卷八，《藏外道書》第31冊，巴蜀書社1994年版，第711～712頁）

白雲仙表·長真真君

師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人也。初名玉，字伯玉，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朔。幼墮井，坐水上，無驚，復遇火，不怖，人皆異之。年十五，有志於學，作《葡萄篇》。大定七年，遂棄妻詣全真庵禮重陽爲弟子。時夜寒甚，爐竈清冷，殆不可忍。重陽遂展足令師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卧甌中。初師有痺疾，重陽以盥面餘水令師盥洗，宿疾頓除，鬚眉儼然。師乃益加虔禱，重陽遂授以四字秘訣，爲改今名。九年冬，重陽遊汴，師同馬、劉、邱三師侍行，寓王氏旅邸。明年，重陽仙化，師與三師舉仙蜕歸葬劉蔣，廬墓三年。十四年秋，師東出關，居洛陽朝元宮。後遊河朔獲嘉縣，居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師鎖庵往衛州。至夕，廟官溫六見庵中火光，窺見師擁火而坐。急遣人趨州求師，師在州之北關旅邸中卧猶未起。及還庵，火尚未滅。十五年，師遊磁州二祖鎮，遇一醉徒，問師：“爾從何來？”未及應，遽以拳擊師口，齒折血流，而容色愈和，吐齒握手，歌舞而去。市人見者皆怒，使訟於官，師但曰：“彼醉耳。”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曰：“一拳消盡平生業。”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之純陽洞，示衆有句曰：“六年滅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復遊洛陽，於朝元宮之東築庵以居。二十五年乙巳四月朔仙去，異香凝室者數日。有《雲水集》行於世。元至大年間，加封爲長真凝神元靜蘊德真君。

（《白雲仙表》，《藏外道書》第31冊，第381～382頁）

長春道教源流·長真子譚處端

譚公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初名玉，寧海州人。其父即鏐鏐

之工，每以己生資濟貧窘。公生甫六歲，因戲墮井中，安坐水上。又所居遭火，巨棟碎榻前，寢熟自若。十五歲志學，詠《葡萄篇》，膾炙人口。弱冠，涉獵詩書，工草隸。一日，醉卧雪中，感風痺疾，公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大定丁亥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公往執弟子禮，重陽使宿庵中。時嚴冬飛雪，藉海藻而寐。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以盥餘水使滌面，月餘，疾頓愈，由是推心敬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黜之。重陽授以四字秘訣，遂立今之名字焉。至汴，遺訓命與馬、邱、劉主掌教門，因同負遺蛻，歸瘞劉蔣。頃有請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冰介鳧鳥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他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論數事於後。如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後遊洛陽，見洛南之朝元宮山水明秀，於其東誅茅拾礫而庵焉。乙巳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著有《水雲集》。金密國公璘《譚真人仙跡碑銘》。此碑見《甘水仙源錄》。《七真年譜》云：“大定十五年，長真乞食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鳴於官，真人吐之而去。十七年，長真行化高唐，與茶肆吳六書‘龜蛇’字，曰：‘置之壁間，可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免。”文云“忍折齒”、“書龜蛇”，即此。《寰宇訪碑錄》：“山東濰縣玉清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書。”王圻《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卷一，《藏外道書》

牟平縣志·譚長真傳

長真子名處端，字通正，初名玉，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爲兒時，墜井，則安坐井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寢不爲驚。十歲，詠葡萄架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人固已奇之矣。長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有聞於時。邱長春詩云：“馬氏譚君達聖朝。”則真人與馬丹陽，皆當時知名士也。然落魄不爲士人態，因醉卧雪中，感風痺，乃痛自悔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衆星坐其上，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重陽在馬丹陽家，因往謁之。師憶純陽囑以投譚捉馬，今其人耶！遂留同宿。時值大寒，師展足令抱，少頃，汗出如置身甌中。明日，以盥水滌其面，痺疾頓愈。真人亦悟大席橫空之夢，蓋爲師也。皈依心切，隨師之崑崙。日有精進，能分形出入自如。後寓新鄉府君廟，尋別廟官溫六，曰：“余往衛州矣。”數日，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真人向火獨坐，溫拜於前，真人微答，不言而出，已失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少出。”朱迴告於衆，始知真人陽神也。後乞食磁州，遭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真人自是超盡凡情。過高唐，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之於肆，時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華陽，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雲水前後二集》行世。

論曰：所稱真人，固一病夫耳，倏遇重陽，抱足療痺，遂躋仙品，何若此之靈且異也？吾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則呼天神，即真人暗誦《北斗經》，一念誠篤，夢寐爲通矣。一見真師，信爲希有，既而乞食遭辱，夙業盡消，豈呵棒之遺意耶？人固不得而知之。

（民國二十五年宋憲章等修《牟平縣志》，一九三六年石印本）

研究著作與論文目錄索引

一、著作

陳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平輔仁大學 1941 年版。

孫克寬編撰《宋元道教之發展》，臺灣東海大學出版社 1965 年版。

（日）窪德忠著《中國的宗教改革——全真教的創立》，日本法藏館 1967 年版。

鄭素春著《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灣學生書局 1987 年版。

李養正著《道教概說》，中華書局 1989 年版。

詹石窗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閔智亭編著《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傳》，中國道教學院 1990 年版。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徐兆仁著《道教與超越》，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日)蜂屋邦夫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日本汲古書院 1992 年版。

鄭國強著《全真北宗思想史》，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張廣保著《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論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

張廣保著《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5 年版。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日)蜂屋邦夫著《金元時代的道教——七真研究》，日本汲古書院 1998 年版。

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

唐代劍著《王嘉·丘處機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郭武著《全真教祖王重陽傳》，香港中華書局 2001 年版。

山東省文登市政協編《中國道教名山崑崙山》，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牟鍾鑒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 2005 年版。

王欽法、王濤著《崑崙紫氣——全真道始於膠東歷史探謎》，齊魯書社 2007 年版。

張廣保著《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8 年版。

Eskildsen Steph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二、論文

(日)吉岡義豐《全真教的成立》，《道教研究》，日本法藏館 1952 年版。

孫克寬《全真教考略》，臺灣《大陸雜誌》1954 年 8 卷第 10 期。

姚從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東北史論叢》(下)，臺灣正中書局 1959 年版。

孫克寬《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臺灣《景風》1969 年第 22 期。

龍晦《全真教三論》，《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1 期。

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

郭旂《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係》，《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

陳兵《略論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說》，《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 1 期。

陳俊民《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中國哲學》第 11 輯，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陳俊民《全真道思想源流論》，《張載關學思想及關學學派》，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郭旂《金元之際的全真道》，《元史論叢》1986 年第 3 期。

(日)窪德忠《全真教與金元社會》，臺灣《鵝湖月刊》1986 年第 1 期。

黃幼珍《柳詞與全真道士詞》，《社會科學》1988 年第 4 期。

郭蓉蓉《全真教之創立與盛行》，臺灣《道教學探索》1988 年第 1 期。

詹石窗《全真道的創立及其特點》，《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郭武《全真教概談》，《宗教學研究》1989 年第 1、2 期。

(日)蜂屋邦夫《譚長真的思想和生涯》，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89 年第 108 期。

曲言訓《全真教述略》，《煙臺師院學報》1991 年第 4 期。

姜宏偉《全真教派源崑崙》，《中國道教》1991 年第 4 期。

潘雨廷《南宋初全真道的創教過程》，《中國道教》1992 年第 3 期。

師道剛《金元之際儒學與全真道的關係》，《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4 期。

(日)窪德忠《全真教與禪宗》，《蒙古朝的道教與佛教》，日本平河出版社 1992 年版。

(日)窪德忠《從全真教看道教與文學》，《蒙古朝的道教與佛教》，日本平河出版社 1992 年版。

朱越利《有關早期全真教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化研究》1994 年第 4 期。

陳崇凱《王重陽與全真道教》，《陝西史志》1994 年第 5 期。

黃兆漢《全真七子詞述評》，《道教與文學》，臺灣學生書局

郭武《早期全真道思想略論》，臺灣《道教學探索》1995 年第 9 期。

郭武《王重陽與道教的發展與革新》（上），臺灣《道教文化》1996 年 6 卷第 4 期。

郭武《王重陽與道教的發展與革新》（下），臺灣《道教文化》1996 年 6 卷第 5 期。

鄭國強《對全真教心性學說的幾點思考》，《道家文化研究》第 9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日）福井文雅《佛教與全真教的成立》，《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2 期。

張應超《王重陽與全真道的創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4 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張誠道《王重陽與全真道形成及其神仙思想》，臺灣《宗教哲學》1997 年 3 卷第 2 期。

卿希泰《關於全真道的研究》，《芻蕘集》，巴蜀書社 1997 年版。

程越《金元時期全真道宮觀的道士生活》，《宗教學研究》1997 年第 2 期。

舒焚《金全真道及其創始人王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4 期。

孫亦平《論早期全真道心性論的理論指歸：從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4 期。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的價值》，《“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臺灣高雄道德院 1998 年版。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臺灣高雄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7 年博士論文。

陳俊民《論全真道及其內丹長生思想之演變》，臺灣《漢學研究》1998 年 16 卷第 2 期。

江達智《全真教初期掌教考》，臺灣《漢學研究》1998 年 16 卷第 1 期。

張美櫻《全真七子詞作的語言風格》，《“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臺灣高雄道德院 1998 年版。

唐大潮《南宋金代道教》（一），香港《弘道》總第 5 期，1998 年 3 月。

唐大潮《南宋金代道教》（二），香港《弘道》總第 6 期，1998 年 6 月。

徐翠先《論金代全真丹道詩的審美特徵》，《忻州師院學報》1999 年第 1 期。

楊立華《性命先後——關於金丹南宗與金元全真道的比較研究》，《中國哲學史》1999 年第 3 期。

張美櫻《全真七子證道詞之意涵析論》，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9 年博士論文。

姜守誠《全真道三州五會考略》，《宗教學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唐代劍《王嘉內丹心性學說初探》，《中華文化論壇》2000 年第 3 期。

（日）蜂屋邦夫《全真教草創時期的信仰對象》，《宗教學研究》2000 年第 4 期。

唐代劍《王嘉生平事跡考述》，《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1 期。

趙榮珣《道教“七真”劉、譚、孫傳道洛陽考》，《中國道教》2001

年第5期。

呂錫琛《全真道的心性道德修養論探析》，《宗教學研究》2001年第2期。

高良荃《試論金元時期全真教興盛的原因》，《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高良荃《略論金元之際全真道的社會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郭健《先性後命與先命後性——道教南北宗內丹學研究》，《宗教學研究》2002年第2期。

王宗昱《早期全真道史料》，《中國道教》2002年第5期。

（日）蜂屋邦夫《全真教出家、乞覓思想的現代意義》，香港《弘道》總第12期，2002年6月。

高良荃《金元時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論建樹》，《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趙衛東《全真性命論及其哲學義蘊》，《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徐翠先《金代全真詩簡論》，《晉陽學刊》2003年第3期。

孔令宏《王重陽與全真北宗的思想略論》，《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日）蜂屋邦夫《初期全真教思想的現代意義》，郭武主編《道教教義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牟鍾鑒《全真道與齊魯文化》，《齊魯文化研究》第2輯，齊魯書社2003年版。

陳耀庭《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陳耀庭、盧國龍著《全真道

研究報告》第1輯，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盧國龍《全真宗旨論》，陳耀庭、盧國龍著《全真道研究報告》第1輯，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陳耀庭《全真弘傳三論》，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任法融《道衍全真》，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郭武《“全真”考論》，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李剛《全真道何以能成立》，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王宗昱《山東半島早期全真教的再考察》，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日)蜂屋邦夫《關於王重陽全真思想的形成過程》，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卿希泰《全真道在金代的產生及其思想特點》，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版。

(法)馬頌仁《七真各自的思想特色、活動的再評價——兼

論四哲、七真說的出現過程》，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詹石窗《全真道的內丹養生說與易學關係略論》，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呂錫琛《全真道心性思想與現代西方心理治療學》，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欽偉剛《宋末元初全真教內修思想的變容》，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大華《略論全真教“真行”的社會實踐意義》，盧國龍編《全真弘道集》暨《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程越《全真道宮觀金元之際在陝西的發展與興盛》，任法融、樊光春主編《道衍全真——紀念丘處機創建龍門山場 820 周年學術報告會文集》，陝西旅遊出版社 2004 年版。

范恩君《全真之道與關心社會》，葉至明主編《道教與人生》，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

郭武《全真七子“入門”次序略考》，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丁培仁《全真道散論》，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丁原明《心性學與性命雙修》，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呂錫琛《全真道心性思想的心理治療智慧》，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王廷琦《金元全真心學初探》，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李剛《全真道生命哲學》，臺灣《宗教哲學》2006 年第 3 期，總第 37 輯。

周立昇《行願與修證——王重陽的創教與修真》，《文史哲》2006 年第 3 期。

張廣保《早期全真道戒律形成研究——兼論全真道戒律的生態倫理價值》，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編《全真道與環保——從全真道看現代人的生命、生活與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7 年版。

尹志華《全真道的教義規戒對當代環保的啓示》，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編《全真道與環保——從全真道看現代人的生命、生活與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7 年版。

趙衛東《全真道的興衰與生活道教的建構》，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編《全真道與環保——從全真道看現代人的生命、生活與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大華《全真“優遊”說及其現代性》，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編《全真道與環保——從全真道看現代人的生命、生活與生態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7 年版。

郭武《苦己利人：早期全真道的生活觀及其意義》，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編《全真道與環保——從全真道看現代人的生命、生活與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7 年版。

趙衛東《全真道和諧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道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張廣保《金元時期全真教祖庭研究》，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劉仲宇《早期全真教儀式初探》，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張澤洪《金元全真道齋醮科儀初探》，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唐代劍《早期全真道研究四題》，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張澤洪《金元時期的全真宗師與國家齋醮》，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蓋建民《全真道與醫學關係考論》，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樂愛國《金代全真道的倫理思想》，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潘存娟《全真道財富觀研究》，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

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趙芃《譚處端〈水雲集〉養生自然思想》，《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6 期。

白如祥《金元全真教的社會關懷》，《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6 期。

張應超《簡論譚處端與全真道》，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趙衛東《譚處端全真道思想探析》，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丁原明《全真北宗與古代夢文化》，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孫亦平《論早期全真道心性論的理論旨歸》，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趙芃《譚處端〈水雲集〉的生態觀》，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劉學雷《全真道發祥牟平探源》，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